







奏議目錄

卷第一

論荆襄兩淮利害

論州縣置行直廳

太上尊號議

再同臺諫申尚書省狀

舉官狀

條目弊事狀

同翰苑給舍議北事狀

論北事

論選人閔陞後致仕

論名實賞罰

乞六參官依常制

同侍從臺諫議權罷舉主改官狀

卷第二





論諸路帥臣將副

論人才

論知縣俸

論縣尉獲賊賞

論漢儒

論聽言責實

論四事

卷第三

論治效

論人才

論科舉代筆

答選德殿聖問奏

論薦舉

論發解考校之弊

論時令不正

乞優恤二浙

卷第四

論久任

論端正人就食諸道

論章服等差

乞依舊存留部闕知州軍

論久任邊帥

論軍政

乞改正宣諭聖語誤字

論任官理財訓兵三事狀

論馬政

卷第五

論平茶賊利害

論選人舉狀

同王內翰薦李塾試賢良



乞儲人才  
論架閣庫文字

論添駐贛州軍馬  
論軍士紀律

卷第六

論用人二弊

乞詔御藥院閣報閣門陞對班次

監擇監司郡守議  
明堂議

乞立下班祇應遷轉法  
乞申嚴謀入溪洞人法

乞取唐仲友尤袤書目  
論先廟後郊

論開講

乞因久雨親札同赦恤民

薦監司郡守狀  
論任怨

論軍士磨甲  
乞逐旋引見改官人

論荆南江陵府號差互  
論縣尉捕盜賞格

乞申飭監司精選所部官

繳進李塾詞業狀

卷第七

論四維

論州縣官有公罪乞隨事責罰

乞蠲會稽殯宮舊額苗稅

申審放行前宰執舉改官員數



自叙

乞裁節土木之費

乞申嚴薦舉連坐之法  
論官吏躡等數易之弊

乞蠲減月椿經總制錢一年

乞收恤揀汰軍人家屬  
論陰雨

乞詔有司祈雪

卷第八

乞州縣選勳賢之俊上之國學

乞御書翰苑

乞展限脩史

翰苑名稱

薦林永叔

薦察官

論優恤軍士守臣便民五事

論監司帥守接送侈費

論犒軍

論監司奏陳所部利害

論兩淮民兵

論孟享拜跪

乞令勅令所修諸州未盡賞格

論選人改官立額

論文臣轉官書年甲

論史事

論軍民相毆

論杜太后家子孫

論解試之官

論臨安府牲牢價錢

卷第九



論宗官

論明堂

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狀

論安定郡王襲封人

論太史局生補挈壺正

論湖南利害

論黜陟郡守

論詳議明堂赦書

論郊賚

論宗室同名

乞廣西二事入赦

論明堂太廟拜跪

乞因明堂晴霽警戒

論依字

卷第十

論差宗室作教官試官

論戰功王照誤超轉兩資

乞修架閣庫

論刑寺截會

論劉洪道贈官

乞指定親民官職

乞攷初元之政

論措置營運

論選擇東南人才為蜀中監司

論延璽奏薦

論步司多差撥將佐往潭州飛虎軍

論著庭不必備官

論宗室省額及臨安奏命官公事批付三省

卷第十一



乞免閩浙收買軍器牛皮

同趙相王樞乞與李燾推恩

論殿試宗室換官恩科推恩

論吳飛英赴官遷延 論檢舉諸軍磨勘

乞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買內地田土

論和糴 論川廣守臣奏事

論四川通判闕歸堂

乞差侍從充社稷九宮壇初獻官

論舒濠守臣 論屯田事合同進呈

乞令四川制置司通知馬政

卷第十二 省狀札附

催薦士降旨

論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未穩

論蕭燧吳回轉官 論密院徑除文臣帥

論密院徑支四川經總制錢

乞錢米脩潭州城 薦陳自脩蘇森狀

準詔求言論四事

申省狀劄

看定羅源縣寺觀爭田回申

乞正上尊號禮儀劄子



乞放歸明并下班祇應年七十添差狀

申明試賢良日百官常起居狀

乞給札就李丙抄丁未錄狀

禮部看詳舉人押走字韻上聲狀

與廟堂乞追錄芮燁行誼仍官其子

兵部申明交趾襲封事 禮部申明李浚追服事

乞令勅令所釐正勳封條法

劾方季隨改官

奏議目錄終

奏議卷第一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四

正字輪對劄子二首

論荆襄兩淮利害

紹興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臣聞事有大疑謀及卿士著之洪範為世元龜我仁宗皇帝之在位也或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而詢天下之事或御迎陽門集兩制近臣而賜直言之目或開天章閣內出筆札而使條時政之當行者蓋欲採在廷之善決當世之疑盛德成功至今益巍也陛下自臨萬寓備歷百為凡曰事機難逃聖鑒近者奮剛斷起治功更易將臣舉直錯枉治內之道已無可言惟是荆襄兩淮



地方數千里田畝未盡闢民兵未甚精將置而弗<sup>恤</sup>與  
 則或非固圍之策將屯田以實塞與則必有生事之嫌此  
 議者所以日夜為言陛下所以宵旰軫軫慮而廟謨籌箸  
 所以猶汲汲也夫心術有限必因眾人之智明臆度難  
 精不若親見之謀審臣願陛下監洪範之訓法仁祖之  
 規以此二疑條為清問內詢臺諫侍從以殫眾人之智  
 外詢沿邊帥守以盡親見之謀俾之深思各以實對必  
 使疆場按堵盟約無虧在我者備禦既修而在彼者觀  
 聽不惑然後陛下與二三執政總其說之善者折衷而  
 行之不過片言議論定矣與夫日上需頭之奏時瀆齷

續之聰泛為危言而卒無可行名知大體而實則迂濶  
 較其利害益相萬也譬猶治疾當集良方苟無良方但言疾狀雖  
 云明脉豈曰善醫淹歷歲時初亦何補思患豫備恐不  
 其然伏望聖明特垂睿斷取進止

論州縣行直廳

臣仰惟陛下約已裕人務極其至自頃置免行錢以裒  
 時估之弊猶以為未也則併行錢罷之今都城之中上  
 自宮禁下逮黎庶日用之物初無二價豈容外路乃敢  
 不然臣姑以江東諸郡觀之監司守將則有公庫之例  
 屬官僚吏則有直廳之行凡百供需比之市價大率十



月五日集  
奏議卷一  
二  
虧四五亦有不正此者蓋繇市令司剥下媚上恣為低  
印居臺府者承例取足而已僚屬從風復何憚乎至于  
酬值之不時漁取之無藝繫人賢否尚未論也夫營生  
之艱莫若小民終日市廛僅餬其口在官者常有以利  
之猶懼不給况可瘠之以自肥乎違制傷廉理宜痛革  
今若止命戶部檢坐條法申嚴行下則彼且以常事視  
之不過揭榜于門抑舖戶供文書而已未遽止也臣愚  
欲望聖慈明飭監司郡守自今公庫私家凡金繒器用  
食飲之所需一切以市價為準毋循舊弊置行直廳必  
以身先乃可率下尚不如律以贓坐之庶幾百物之價

平小民之惠徧取進止

十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監察御史

太上尊號議

紹興三十二年

臣聞舉曠古所無之事者不可泥歷代已陳之迹昔堯  
之禪舜固美矣然猶在既老之後未有春秋鼎盛視聽  
方彊中外無事而能脫屣萬乘親授嗣聖為萬世法如  
太上皇帝者也陛下欲加上尊號致推崇之誼誠未為  
過然德之盛者言雖多而不能盡况區區數字乎今天  
下之所傳誦者太上難名之德也天下之所願欲者太  
上無疆之壽也日者既合二美而名宮矣因而用之其



說蓋有三焉不失熙寧却尊號之詔令有以稱陛下尊  
 太上之心一也語簡而所該者備誠至而請祝者大二  
 也即所居而播鴻名自我作古三也一舉而三美從豈  
 不增光太上魏之德而盡陛下事親之孝乎太上皇  
 帝伏請上尊號曰太上德壽皇帝太上皇后伏請上尊  
 號曰太上德壽皇后仍俟來秋奉上冊寶庶幾聲容文  
 物得以備焉謹議

再同臺諫申尚書省狀

震等各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二十二日所定太  
 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商量疾

速來上震等竊恐議論淺陋不足以稱塞明詔欲乞再

集侍從臺諫禮官就太常寺公共商議庶幾各陳所見

考據精詳免致同異伏候指揮

議慮於都堂元集議  
 狀內簽書姓名者聽

六月二十七日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不須別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狀札八首

舉官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準尚書省札子節文十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舉可  
 任監司郡守之人於現任間居待闕官中選取以資叙  
 分為二等一現今可任一將來可任限一月內具名聞  
 奏今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員左朝請大夫知嚴州吳棨律已甚廉稟資尤粹  
為淮南江東運判嚴于束吏寬以待下加之老成  
儒雅動無過舉

一員左承議郎新通判泰州趙公說文學政事議論  
智略在宗室中未易多得常為建昌軍之屬邑及  
攝治贛之寧都所去見思有循吏之風今同姓被  
任用者甚少尤宜拔擢以示激勸

一員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浩剛毅木訥攷  
攷為國嘗為太常寺主簿持論勁正議者偉之使  
之臨民必不偷懦以辜任使

一員左朝請郎新通判平江府趙善養詳鍊疏通不  
為表襮久承丞大理甚修職業試之以事必有可觀  
以上現今可任之人

一員右奉議郎新通判潮州宋敷名臣之後廉謹鍊  
達頃宰蕭山人以為能

一員右通直郎新知岳州巴陵縣鄭垌頗勤儒術深  
達吏方嘗任贛州察推鄂州江夏縣令廉平明敏  
所至辨治

一員右從政郎孫升安貧守道厲節奉公嘗任贛州  
錄參既不諂附亦不矯激勇於為義勤於恤民未



嘗枉已輒求聞達陸沉選調殆四十年表而出之必為有用之才

一員左從政郎監潭州南嶽廟黃文昌才氣少雙志趣不苟嘗為贛縣主簿不畏強禦不憚繁劇雖為邑佐已能使民懷之可謂難矣宜加拔擢以振士氣

以上將來可任之人

右臣所舉吳絜等並係保任終身或不如所舉甘坐謬舉之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條具弊事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準十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條具方今時務須至奏聞者

一臣竊惟名器輕假無甚于此時陛下試命有司取畢仲衍中書備對以熙寧官吏之數校今日之籍逐項比類修寫成圖

謂如朝奉大夫今有幾員附于當時諸行即中之下武功

大夫幾員附于當時皇城使之下之類

則多寡蓋可見矣縱未能大

有更革安得不詳議而稍加裁制乎

一比來內外官司安于苟且視詔令為具文雖丁寧告戒終莫之聽者無他公勤未必見知偷惰可以序進故也今若按祖宗設官分職之由各以所掌



之事大書揭於其局內則御史外則監司時按其目而加攷察焉每季必取舉職者一人或遷秩或賜金以示勸又取曠職者一人或貶秩或罰俸以示沮夫以萬官之衆三月之久豈無勤惰宜黜陟者若臣言可采乞命有司斟酌條具而施行之庶幾稍革因循之弊若夫徒法不能以自行擇御史擇監司以振起頽靡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矣

一臣伏見祖宗朝甚重諸路總管鈐轄將副都監等差遣或待有功之士或儲將帥之才比來乃不問能否不顧資格有武功大夫為一路總管者有小

使臣為一路將副者權要之人利其俸厚百萬千求敗壞成法臺諫給舍既不見得前後條令合與不合除授往往置而不問今乞下樞密院自今進擬上件窠闕須先令吏房取見本人脚色檢照祖宗舊法毋使背戾如係內降亦須依此取索粘連于勅黃之前然後過門庶幾不應資格之人自然息心免有僥求以妨實材之路

一文武臣堂除差遣本以選用賢能近歲吏職承信即敢承例干乞下至副尉為號簿官者亦係堂差于是

不問高卑皆懷僥覲一人得之十人攀援十



人得之百人攀援欲望士風安恬不亦難乎向者  
 臣僚請限堂除資格而吏輩觀望乃惟許宰執侍  
 從有恩例者陳乞夫立法本以抑貴勢伸孤遠今  
 反如此人誰退聽今乞下有司別議資格以示百  
 執事候見得別無未盡事件即付三省遵守仍于  
 勅黃前連粘新格如一事不應許吏部申審却將  
 內外贍軍酒庫及屬官監當窠闕並還吏部庶幾  
 廟堂之上專意圖回軍國重事而士大夫亦知親  
 疎一律雖待遠闕必無怨者

一比來入流太泛入仕甚難受命者至有十餘年不

成一任賢愚並滯殊無甄別弊至於此可謂極摯

欲乞今後初出仕官人並不得用恩例文臣湏要銓

試武臣湏要呈試候其中格即註差遣呈試亦效銓試以分

人數取若有恩例聽次任收使雖兩府貴戚子弟亦

不許破此條例如此則抱負才器者稍伸不親文

墨不習弓馬者何怨行之盡公乃可示勸沮而縮

遠次

一赦令者非常之恩也既告之大廷又頒之天下豈

容數改昨自六月十三日以後已屢有增益近者

又聞有欲援前朝舊例以為言者夫恩自上出或



因或革豈有定說若取今赦不及前赦者盡要給還則前赦所無如免文解之類者却當追還矣欲乞明降指揮赦書已踰半年毋得輒有陳乞

一貴游近習固有廉於進取不以私心撓公道者但以積習既久遞相祖述甲既得之人則告乙雖欲自己為眾所迫于是躁妄之徒豪富之家得以投其隙售其說矣此風不革何以為治今欲乞明坐臣僚所請特降詔書榜之朝堂應今後降不應格法者所屬非惟不得施行仍令具請求人姓名取旨謂如近日寧壽觀乞披戴道童禮部執奏而有旨免執奏遂使法令盡為文具如此之類若非開具本觀主首治其宛轉結托之罪則法行而人不信不若不問也

一臣竊見朝廷知外虞之當先而忘諸道之無備向者廣西凌鐵作過近者全州執辱守臣其不至猖獗幸耳萬一淮北用兵此曹乘勢倡亂然後興師所損多矣故臣願于湖南二廣福建量屯軍馬數百控扼要害仍詔有司遴諸州都監之選而稍重其權使本州禁軍漸知階級時與閱習此事若緩而甚切惟陛下與大臣速圖之臣非不知今方調



兵戍邊豈容虛外以實內但朝廷能保諸路無他  
警否脫有之能坐視否今於數萬軍馬中摘那數  
百可以彌未形之患是曲突徙薪之計也如必欲  
俟焦頭爛額而後賞則非臣所敢知矣

一臣竊見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聖旨州縣  
官貪殘不法監司守臣弊姦狗情不即按發臣僚  
論列乃始待罪以覲幸免甚失責實之意可自今  
量其重輕必行責罰不許待罪自降此指揮未幾  
而興化軍守臣有因言章以贓敗者本路監司未  
嘗按發朝廷未嘗行罰監司亦更不待罪則是因

此指揮愈無忌憚矣今若申嚴前詔必行一二人  
則監司自然舉職部吏自然知畏

一臣竊惟陛下以詢訪朝臣為未能盡知天下之利  
害故許中外士庶上封言事然臣以為當行其言  
而不當加以賞蓋不行其言則非求之之意遽加  
以賞則啟僥倖之心且假手冒名之弊無所不有  
臣向者嘗面奏此事似合聖意今若取某人所言  
某事可施行之報之四方足以來忠臣之正論廣  
陛下之聽言何必賞為然後知勸

右臣誤被聖知擢侍左右當陛下闕四門詢芻蕘之際



乃啗無一語少禪國論已在可誅之域逮蒙給札賜問  
若又不盡底蘊則雖萬死安能塞責輒條十事上瀆天  
聽惟睿主裁擇謹錄奏聞謹奏

同翰林承旨洪遵給事中

翰林承旨洪遵給事中  
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

若四人  
同狀

翰林學士承旨左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讀臣洪遵等  
準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敵  
人來索舊禮及中原歸正之人源：不絕宜各以已見  
指陳定論者右臣等竊度今日之勢非惟中國利在速  
和而虜意未嘗不欲和也前日使者先至近者書詞雖

嫚而卒章實致志意為情狀畧可見矣然又懼我測其實  
而有輕之：心也故倡為大言邀索舊禮吾若直情徑  
行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邊備未固國用方匱亟與之  
戰能無殆乎若因其咫尺之書遽為之屈安知不乘我  
之怯繼以難從之請不與是廢前功也與之尚何以為  
國故臣等以為莫若折衷斯二者而婉辭以應之使彼  
有以藉口而吾可以紓難其庶幾乎昔慶曆中契丹挾  
西夏之擾無故而請地請婚其求非不大也仁宗一再  
遣使稍增歲幣遂已為今之計謂宜倣此遣使亦有定  
論則書辭未當遽屈而使指可以密授或許歲遺金繒



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四海之內使彼無意于和則雖用舊禮何益或有意也得此亦可以藉口而來議矣使介往復動涉數月吾于其間汲汲然以內修外擾為事他日以戰則克以和則固此上策也若夫端正之人招之非計也拒之不能也惟申諭邊帥繼自今勿以賞格誘之斯可矣迂濶之言未敢以為至當也惟陛下擇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北事劄子

不曾用此

臣竊度今日之勢中國固欲和而虜亦欲和也何以知之虜未嘗先遣使也而今春實來我之使既入其境矣

而陝右之攻海州之戰自若也彼曾不以是歸曲于吾而徒屑然惟禮之議則其情畧可見矣是故明逆使者而陰困之實受書幣而陽却之蓋以為不如是則我且測其實而有輕之之心故見於報書者率皆恫疑虛喝而卒以善意結之近者對境之符猶是物也今若直情徑行迭為夸大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彼將激怒其眾為瘠牛傭豚之計吾之邊備未固民力方屈安危未可知也若乃遂以舊禮與之則臣謂非惟未有其說抑亦未見其利何也太上皇帝向以祐陵未卜慈寧未返雖居南面之位而不知南面之樂一旦以講好之故寧神



兩遂所欲禮屈而志則伸矣今固不然臣故以為未有其說也夫爭訟于庭直者示弱則曲者愈肆酬物之價過則未必售而不及者或可得也今敷以數寸之檄邀我厚禮而遽昇之安知其不謂我為怯而繼以難從之事肆其窳窳之欲乎盡與則不勝其求不與則前功隨廢使朝廷他日果如勾踐之報吳唐太宗之謀突厥從一時之宜可也不然何以待之臣故以為未見其利也今信使之行有定論矣臣願再以敵國之禮嘗之彼納吾使吾又何求如必俟舊禮而後受則告之曰太上皇帝前日之屈為親也今通好于用兵之後主上欲以何名而屈北朝欲以何名而受愿以為請彼雖貪利無厭亦將思所處矣或曰虜納吾之使而後責禮如前日之為則奈何曰大夫出疆聖人嘗許其專矣強則下之弱則抗之朝廷勿預知可也幸今歲晚羽檄不至汲汲然修邊備寬民力以達于春庶乎可以有為矣若夫端正之人招之無益也拒之不能也惟密諭邊帥自今勿下徠之令而前日賞格毋出諸境斯可矣迂濶之言未敢以為至當也惟陛下擇焉

論選人閔陞後致仕劄子

隆興元年春臣僚劄子竊見紹興令無出身選人曾經



閔陞歷任六考與改通直卽許封贈一人次按選人自從政卽已上皆可謂之閔陞其間或用舉主或因常調若乞致仕卽可升朝惟因勞績酬賞循至從政卽已上者吏部獨不與作經閔陞人故雖儒林文林卽滿六考只得京官致仕間有旋行申請方取旨帖轉如馬仲謀等是也萬一孤遠無力徃：莫能自伸立法之意恐不如是且用賞循資借曰不及有舉主之人豈不過于五考常調者乎常調五考尚許陞朝而有勞績六考反出其下止緣當時立文之時該載未盡故有司得以拘執不肯一例放行欲望朝廷令吏部看詳於曾經閔陞歷

任滿六考之下注入舉主勞績常調並同八字于現行條法別無衝改非特可以勸知止與廉遜亦庶幾上廣

孝治非小補也

後有旨依

直前奏事劄子二首

論名實賞罰

隆興元年二月十八日

臣聞天下之事徇其名也易求其實也難漢宣帝功光祖宗侔德商周本出于信賞必罰總核名實然王成以偽增口賞揚暉以掩昧之語廢蓋寬饒韓延壽以盡力之吏誅而黃龍詔書亦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則宣帝所以見稱于史氏者亦何可盡信



也豈不難哉陛下嗣位于今期月未明求衣日旰坐朝  
 夜分決事可謂勤矣而未能變一時之媮惰舊德名臣  
 收召殆徧片言小善擢用無遺可謂公矣而未能化一  
 時之阿私意者總核之政或有所未至歟臣試以賞罰  
 近事明之邵宏淵能還軍中冒濫之恩併錄戰功而除  
 正任觀察使此信賞也而郭振僅一對內殿既無舊勞  
 又無新功亦以觀察使與之則重矣陸廉以貪黷配流  
 此必罰也至于張耘賊殺士卒乾沒軍資有司當以殊  
 死而亦與廉同罪則輕矣故臣願陛下大明賞罰以照  
 臨百官賞罰明則名實辨名實辨則政事可以內修夷  
 狄可以外攘夫何求不獲而何治不成哉取進止

乞六參官依常制

臣竊惟群臣六參自有定制紹興初庶事未備然且行  
 之况陛下自臨宸極未嘗以風雨寒暑暫闕垂拱之朝  
 而卿監郎官多親被簡擢服在班著豈可使累月不一  
 造廷望穆之之光此則有司循習近例之過也願頌明  
 詔遵用常彛除朔望車駕詣德壽宮相妨外餘值六參  
 日勿改常朝如此則既不廢朝廷之儀亦少伸臣子之  
 敬取進止

同侍從臺諫議權罷舉主改官狀

張燾起請奉  
 聖旨令侍從



臺諫詳議同洪遵金安  
節劄珙張震陳之淵上

臣等聞法弊則變法：不弊而人自弊之則亦責人而已矣本朝自太祖以來患幕職州縣判司簿尉之官謬濫者多矣故內自翰林學士外至監司長吏皆許薦舉中間雖歲月久近員數多寡時有損益而薦舉之制則未嘗廢今若患其犇競遂盡除之何異因饒而廢食大不可也臣等謂欲救斯弊莫如必行連坐之法昔景德中兵部員外郎邵暉坐舉李隨不當審刑院以會赦當免宰相王旦曰朝臣舉官甚衆若遇赦悉免則是更無連坐法矣真宗以暉近使嶺表止命停任又治平三年

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李參所舉人坐贓故事當責知小州英宗方倚參守邊但令奪官夫以二臣有勞於國方被倚任然猶不廢謬舉之罰今令申明有同罪之文紹興初又有減二等指揮然犯人事發舉主臨時陳首故法雖嚴而實未嘗行此致弊之大者誠能遵用舊制不許自首量罪輕重削秩停任彼監司郡守借有簡賢附勢徇貨營私之人亦且計其得失而知所擇矣此法既行又慮常情為已太重或至一切不舉按大中祥符三年詔書常參官舉外任幕職州縣官各一人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乞做此制遇歲終令逐司



逐州其當年分監司郡守所舉官姓名聞奏及申吏部照會如或員闕亦行責罰庶幾併革不舉之弊而無變古之譏竊以為便

奏議卷第一終

奏議卷第二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五

閩憲奏事後殿對劄子四首

論諸路帥臣將副 乾道七年七月十四日

臣伏見陛下選將練兵大修邊備深謀遠畧固非外庭所能窺測然臣私憂過計以為諸路帥臣有其名而無其實將副有其官而非其人萬一用師於外而寇攘乘間掣肘於內安得不為之慮也哉願詔三省樞密院稽考諸路帥府除本州禁軍外安撫司實有兵馬幾何隨其閑劇遠近立為定數已足者令精加訓練不足者令疾速招填既只在本路駐泊計亦不難辦集仍于現今



副總管鈐轄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畧經行陣之人就兼  
 統制戎容既壯姦謀自折至于擇帥加詳諭以久任其  
 在今日尤為急務如此則稍有帥臣之實矣昔神宗皇  
 帝初置將副其選甚重比年小使臣不經邊任者往  
 得之軍情兵法懵然不曉但知諂辭媚色以奉守帥勇  
 夫壯士專充工匠雜役之用本路一有調發豈徒無益  
 願遵舊制叅以宏謨詳于擇人革此積弊如此則稍復  
 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它日朝廷專意外禦必無掣肘  
 之患取進止

論人才

臣聞立政圖事人才為急先然而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  
 之實難又况一官易効通才難得優趙魏者不可為滕  
 薛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自非儲蓄素廣品目所定一旦  
 任違所長用過其量譬之以驥捕鼠使蚤負山小大雖  
 殊其失一也仰惟陛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先務  
 孰有大于此者臣願深詔執事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不  
 限員數不拘資序區分所能總為一籍若馭軍若臨邊  
 若經理財賦若行視利害若監司若郡守推類以往詳議  
 格目仍于其間各紀所長假令某人可馭軍也又須別  
 列其孰智孰勇孰當為偏裨統帥某人可治郡也又須辨其



孰中和孰儉<sup>健</sup>決或使之撫雅俗或使之治繁劇人為一格：儲數人繼此有得接續來上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加審覈遇有任使按圖而取比之既寒索裘已渴浚井其為利害蓋相遠矣取進止

### 論知縣俸

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祿至薄往：墮中人于貪吏之域非古誼也按紹興令外縣知縣供給不得過十五貫仰事俯育何以餬口于是撰造名色並緣增加前後相承其數反多自非慕拔葵掛

魚之廉安飯蔬飲水之儉則或懼違眾或樂用例鮮有能自立者一旦偶因他事為猾胥姦訖所持方且低首下心冀幸苟免望其抑豪彊戢吏奸革蠹弊斯亦難矣臣伏見近制堂除知縣許支給錢四十千夫邑有大小任責則均且以郡守言之有堂除有部闕有大藩有小郡供給之數皆為一等豈于令宰而獨不然臣愚欲望聖慈送重修勅令所將天下知縣：令供給斟酌近制增其所當得而禁其所不當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責其清庶幾人盡其治少副陛下為民之意取進止

### 論縣尉獲賊賞



臣竊見在法選人曾歷一任方注縣丞有舉主闕陞改  
 官方得為邑重民事也今初官為尉偶獲強盜七人不  
 待滿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亦理親民  
 資序又有徑為邑者則是擇令輕于擇丞臣竊以為過  
 矣異時山東河北之盜類皆桀黠果其徒不繁而能  
 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湖閩廣山長谷  
 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在有之藉令為尉  
 者勇能執俘藝可奪稍猶于邑政未遽習也况弓兵格  
 鬪而獲司獄傳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  
 子產有傷割學製之譏也願詔有司具為令應縣尉獲  
 賊當改官者吏部先給公據候任及六考以上方許收  
 使彼既無營求舉將之勞而考第稍多免初等細轉之  
 迂名緩其期實厚其賞所貴稍更民事不至政學取進  
 止

秘書少監碧琳堂對劄子一首

論漢儒 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

臣愚不肖蒙陛下過聽擢在班列又取漢宣帝之言親  
 製贊書明示好惡使知所趨嚮在臣榮遇可謂至矣敢  
 因訓詞所及推廣聖意冒陳一二惟陛下察焉臣聞儒  
 有君子有小人孔子嘗以是告子夏不可以不辨二帝



三王之時稷契伊周道德隆備功業光明此君子儒也  
 春秋戰國之際以詐謀相高以功利相傾此小人儒也  
 雖然二者是非白黑猶異辨也至西漢則不然所謂社  
 稷臣者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  
 至於服儒衣冠持祿保位則公孫弘蔡義韋賢輩實為  
 之是非白黑貿易如此宣帝察而嫉之故曰俗儒不達  
 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蓋有激而云爾雖然漢儒多偽高帝固有以啟之也當  
 創業之初叔孫通以儒服降彭城知帝憎之乃變服  
 短衣所守如此是託儒以希進耳帝遽信之毋怪乎魯

兩生之不至也臣故曰漢儒多偽高帝啟之也使宣帝  
 而知此且將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我藝祖皇帝則  
 不然創業于初者一趙書記也混一于後者亦趙書記  
 也規模不易凜：乎帝王之佐豈常如叔孫通輩希世  
 用事以為進取之資乎累聖以來卿相多名儒者太祖  
 任人之效也臣願陛下以漢為監以太祖為法則名實  
 決不能眩而士大夫趨嚮一歸于正矣取進止

垂拱殿輪對劄子一首

論聽言責實

乾道六年九月十五日

臣三日之間再望清光敢陳瞽言致悛：之誼臣聞政



莫衰于隋而功莫隆于唐文皇亂莫極于五代而治莫速于我藝祖一言以蔽之文皇善于聽言藝祖善于責實故也仰惟陛下厲精政事無聲色之娛無畋游之好無便嬖之私好問聽言惟治道是求總核名實惟祖烈是繼然而中外之臣鮮有助陛下大有為者謇諤之節無聞而諂諛之習故在激勵之風未著而闡葺之俗彌勝平居尚爾緩急何賴夫文皇所以革隋季之政而身致太平藝祖所以變五代之俗而坐臻上治其施設次第具載史冊臣愿陛下詔經筵官擇當時聽言責實之要條上其目以今準古勉而行之庶幾風俗一變不負陛下孜孜為政之意則功何患于不隆而治何患不速哉取進止

內引劄子一首

論四事

乾道七年四月六日

臣伏蒙聖恩賜對便坐不敢泛為無益之論上瀆天聰謹列四事惟陛下擇焉一曰重侍從以儲將相臣不復遠引祖宗故事且以紹興初言之當時近臣往極天下之選故議論設施皆有可觀中興之功不為無功不為無助只自秦檜專政以收集闡葺庸俗之士克員備位人才衰弱職此之由陛下憂勤十年作成甚切凡侍



左右無非親擢其能否賢不肖豈逃睿鑒臣願陛下更賜留神每進一人不徒取一時之長瀕可備他日之用則人才見矣二曰增臺諫以廣耳目臣聞人主深居九重所賴以周知中外之利害別白臣下之邪正者臺諫也然好名者失于激訐泥古者失于迂濶聽之未見其益違之寧免<sub>于</sub>非必欲得人固亦難矣臣願陛下勿以其難遂虛其官或博問詳試而用之或命忠信之臣而舉之必得端士增廣聰明誠助治之大端也三曰擇曾任監司郡守人補即員之缺今之即官分職中臺奉行政令視漢益加重矣而六曹二十四司惟戶刑二部稍有正官餘多兼攝以天下之大曾任監司郡守者固多願詔二府擇應格而才者授之非獨可振職業亦足為異時侍從之儲此又當今之先務也四曰久任監司郡守責事功之成夫教易之弊深矣且以二年為任者論之到官半年始知風俗去替半年已懷歸志其間留心政事僅有一歲若又不待滿而選<sub>遷</sub>易則弊何由不生乎簿書緣絕將迎勞費特其小節耳臣願陛下堅持久任之說深監教易之害有治理效且增秩賜金以湏其成庶幾革苟簡之風塞僥倖之望而循吏稍見于世矣臣志不欺忘其狂瞽無任昧死取進止



奏議卷第二 終

奏議卷第三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六

權禮部侍郎後殿劄子三首

論治效

乾道七年八月六日

臣聞政如農功春而耕夏而耘秋而收冬而享其成本  
 末先後不可易也故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時則有一  
 時之功雖勤勞于前而享富貴于後理之必至無可疑  
 者勾踐謀吳可謂難矣然范蠡不過三言持盈者與天  
 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自初即位至于七年深思力  
 行不出乎此一旦天應至矣人事盡矣蠡奮然曰得時  
 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sub>反</sub>為之灾羸縮轉化後將悔之



天節固然唯謀不<sup>遠</sup>此豈常試而謾言驟為而屢改也哉陛下天縱聖神銳意圖治日往月來今既十年焦勞益甚而大欲未得夫去速者辰也易失者時也臣願陛下以農功為準以越語為念立一定之規要必致之期若曰一年撫民則自春以及冬視撫民之效如何二年富國則自春以及冬視富國之效何如三年彊兵則自春以及冬視強兵之效如何推是以往凡復古之圖教治之方皆可以次第求以歲月俟而陛下十年之勤勞亦為無負矣孟子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于天下况陛下居天子之位乎區區勾踐固不也惟明主留神財幸取進止

論人才

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而升者常才也誠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置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為過若乃佞而託于忠偽而託于誠私而託于公苟不察為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猶如此况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則哲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小大固不逃于聖鑒然乃者嘗遣使理財矣又嘗遣使按軍矣方被命之初截



藩：似若可聽及責成效蔑如也此無他用之過其量賞之不待功彼既冒受寵榮則懼誕謾獲罪于是多方掩其過妄作以益厥愆雖以陛下之明隨加譴斥然而兵民已被其侵擾財用已為其蠹耗噬臍之悔可勝計乎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實試可而後遷彼知爵祿不可僥倖取也必將趨事赴功少副陛下總核之政而真才實能見矣取進止

論科舉代筆

臣聞科舉之害莫切于代筆大約州郡數十人方解一名亦有至一二百人者其間富民乃或捐厚利以假手

主司但知據文考校往：叨預薦送遂使實學之士返遭黜落前後條令雖曰詳備然棘闈既闢旅進動以千計為巡捕者縱欲禁止勢不能也臣願詔諸州就鹿鳴宴之前委教官或有出身官二員集得解舉人就州廳試論一首如太學簾引南省覆試之法知通躬親監視嚴為防閑須文理不至紕謬用字不至顛錯方給解牒令赴省試或有不能動筆及大段錯謬者即行駁放仍推究代筆人依條施行却將駁放之數次舉補還其轉運司發解者準此蓋治之于科場之中則人眾而勢或難行覈之于既定之後則人寡而真偽易辨此法既立



代筆之風不禁而自熄矣取進止

答選德殿聖問奏

乾道七年八月六日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證曰朕刻意為政仰止前烈  
至如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  
幾自勉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證  
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  
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  
此言之功利居多德與仁願陛下自強不息必可致  
也

朕即位以來于今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于安養黎  
元俾遂生業政今日之急務朕未嘗不以為自治之  
良策然所行優劣亦苦不自知卿各極陳其當否凡  
有未至悉情毋隱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朕亦不敢  
自居方以魏證之言為龜鑑耳

臣仰惟陛下萬機餘暇無所嗜好惟書史是觀惟前言  
往行是監乃者閱貞觀政要見太宗與魏徵論積德累  
仁豐功厚利四者之優劣親御翰墨宣示臣等且自謂  
即位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于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政  
今日之急務未嘗不以為自治之良策俾臣等極陳其  
當否凡有未至悉情毋隱願臣智識淺陋何足以知此



然清問俯及敢不竭其拳：臣觀自古人君或溺於宴  
安或樂於盤遊或喜諛邪而惡忠直或始勤政事久乃  
怠墮陛下則不然清心寡慾進賢退佞出於天性臨政  
顛治愈久而愈勤此固中外所共悉也然治效未及貞  
觀者殆時不同歟昔隋末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民無定  
居國無定主高祖義師一起有摧枯破竹之易至太宗  
受禪則中外已廓然無事予是一意撫民自致太平今  
陛下雖乘中興之後然北虜地大人眾非隋末四方分  
裂之比虜首雖曰不德然亦未至虐用其民又非如隋  
之失人心也彼所據者中原我所有者東南耳以今準

古圖治固難然而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或未盡  
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或未至今之急務無乃在  
此乎臣不敢泛引古事姑以近事言之夫若內若外屯  
兵百萬其卒伍之勇怯器甲之利鈍教習之精粗人主  
安得盡知不過責成大將而已所謂大將又不過數人  
其擇之也當審其任之也當久今頗不然進或失之太  
簡退或失之太遽彼既未嘗為煖席計則其下視之亦  
將如轉石矣號令何由而可信紀律何由而可明乎且  
如江州一軍自陛下即位始付苗定其後戚方繼之甫  
一年而定復至又數年而王明繼之終半年而皇甫侗



又繼之池州一軍始付時俊其後王琪繼之甫半年而用秦琪終十月而吳總繼之又十月而郭剛繼之數易如此平居自守臣猶慮其乏事何暇議進取哉陛下謂功則未能有成而臣所以疑用將之未盡者此也陛下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惠澤者莫切于郡守柰何循良者十無二三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是以仁心德意無由下達良法善政無由奉行其號稱能吏者知巧為名色趨辦財賦而已民之失業彼何恤焉遐方僻郡姑置勿言臨安者陛下之行都也耳目易接虛實易考觀于酒課一事畧可見矣夫酒者國家之利源令得其人則

課增令非其人則課虧亦理之常以此為殿最議賞罰可也奈何頃年為守者乃以增羨之數加諸歲入之額歲額之外復求增羨既得增羨又添歲額展轉不已殆且倍蓰於初不幸令又非人則多方漁取以充其數夫民非昔貧而今富也飲者非昔寡而今多也頽取之如此安得不困近畿尚爾謂遠方何加又諸州長吏倏來忽去迎送靡定且以二浙言之婺州四年之間易守者五平江四年之間易守者四又其甚則秀州一年而四易守矣用度何為而不窘吏姦何為而不滋民瘼何由而可蘇陛下欲安養黎元俾遂生業臣所以疑責實之



方未至者此也繼今以往願陛下擇將擇守審于其初而久于其後其命之也必使條具如之何而治軍如之何而治民幾年而某效可著某弊可革幾年而某事可成某害可除要之以必致之期示之以勸沮之方兵庶幾可強民庶幾可富自治之策孰急如此未有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者凡此二者陛下因政要而問臣亦因陛下俯詢而獻言它固未敢及也抑臣觀政要凡十卷四十篇既以魏證論為君之道為首又以魏證論克終之道為末蓋于太宗時惟證為善諫上有所問必指近事以為據而不為泛濫迂濶激訐之言是以太宗樂聞

而喜從之治幾成康證功為多吳兢所取厥有旨哉臣願陛下思太宗廣諫諍之德擇忠實而無他腸通明而知大體者引以自近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何患其不貞觀如也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陛下既以證言為龜鑑而自強不息矣臣復何云狂愚冒昧惟明主擇焉取進止八月六日上召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及其三人同對選德殿袖出御笔一通即前所問也後數日實封進入

垂拱殿對劄子二首

論薦舉

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聞知人則哲帝猶難之然所以能官人者舉得其要



故也舜閔疇若子工滿朝專以垂對又問疇作朕虞滿朝皆曰益可上不泛問下不泛應是故所取必合衆論所用必稱厥職不亦簡而易行敏而有功也歟本朝太平興國六年特命翰林學士承旨季訪等十一人于常參官內各舉堪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者一人淳化三年又命宰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以上各舉一人是亦唐虞之遺法也仰惟陛下急於圖治勞于求賢乃者嘗詔監司減否守令矣畧計諸路所薦無慮數百繼命侍從臺諫設四條薦士矣合在廷所舉又百餘人既不可以悉褒而盡用不過召見一二隨才獎擢其餘則籍記姓名于中書而已後有任使又將他求烏足以副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哉臣愚欲望聖慈遠稽前代近法祖宗遇內外要劇官闕復行雜舉之制假令辦某事須某才則詔公卿各舉資任相當堪此委寄者一人然後取衆所共稱者而用之其利將有四焉合廷臣之言不患于不公一也採衆人之論不患于不精二也遇闕而亟求則囑託之私絕三也既舉而必用則虛文之弊革四也惟陛下留神裁幸取進止

論發解考校之弊

臣聞政有似緩而實急者科舉是也夫以士子一日之



長而欲驗其終身之事業疑若迂濶矣然昔人賦有物混成及金在鎔而識者遂以公輔期之蓋有學有文形于筆端決非闡茸之士而翫駁剽竊者必常才也本朝取人雖曰數路然大要以進士為先陛下篤意人才士之求試于有司者日益眾惟是三歲發解凡州縣官苟有出身不問才否例差考試其間富于學識固不乏人亦有工聲律者未必通經習經術者未必能賦或學殖不豐惜于文體或久去場屋忘其舊業命題發策往往顛倒事實背禮義理故當效藝之際則平凡者收優異者斥至使真才實能抑不書而不對百出於上

中非所以崇雅黜浮勸勤抑墮羅英俊育人才也茲事體大臣心知其弊而未敢輕為之說願下此章于學官俾之博詢諸生條上利害然後命廷臣雜議而詳處其行之上書下學者甚惠抑庶幾名臣輩出而不伸庸人假儒僥倖而

後殿對卷子一首

論時令不正

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自冬以來寒氣弗效無大雨雪雖時作蒸溽為滂沱之候然亦不過汎灑而止天意若曰陛下仁民愛



長而欲驗其終身之事業疑若迂濶矣然昔人賦有物混成及金在鎔而識者遂以公輔期之蓋有學有文形于筆端決非闡茸之士而翫翫剽竊者必常才也本朝取人雖曰數路然大要以進士為先陛下篤意人才士之求試于有司者日益眾惟是三歲發解凡州縣官苟有出身不問才否例差考試其間富于學識固不乏人亦有工聲律者未必通經習經術者未必能賦或學殖不豐惜于文體或久去場屋忘其舊業命題發策往往顛倒事實背禮義理故當效藝之際則平凡者收優異者斥至使真才實能抑于中書而之於有司也

中非所以崇雅黜浮勸勤抑墮羅英俊育人才也茲事體大臣心知其弊而未敢輕為之說願下此章于學官俾之博詢諸生條上利害然後命廷臣雜議而詳處其當斷自後舉行之非特于學者甚惠抑庶幾名臣輩出如祖宗盛時予以助陛下之大有為不亦善乎取進止

三省同奉聖旨令周某  
先次條具將上取旨

後殿對劄子一首

論時令不正

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自冬以來寒氣弗效無大雨雪雖時作蒸溽為滂沱之候然亦不過汎灑而止天意若曰陛下仁民愛



物切於聖心而有司不能推廣德澤致之斯民是以雲  
同而雪遽止礎潤而雨不應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可  
不念哉臣愚伏望聖慈深詔中外之臣體上之誠勤卹  
民隱馴致休證以必來歲之豐不勝幸甚取進止

垂拱殿對劄子一首

乞優恤二浙 乾道八年二月三日

臣竊見陛下以幣券太輕日夜憂之一旦內出積鏹以  
百萬計為權之術旬日來軍民既被實惠懽呼之聲  
徧于行都推是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  
所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

無二說而中外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  
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地也  
平時當愛養其力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重  
于他路蓋四方州縣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則惧上臺  
之詰責審于舉措莫敢輕發惟近甸官吏則不然或陳  
其利而掩其害或徇其名而蔽其實凡有獻明率稱奉  
旨行之吏民以其出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婺諸  
郡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稅是也竊料陛下特未詳知  
知則必有以處之矣臣雖書生豈不思邦計未裕而徒  
為空談然而日侍清光竊歎陛下有養民之德而有司



無體國之風也敢冒昧言之願陛下深詔執事愛惜民力譬如子弟富貴它日父兄有不時之須雖竭其囊橐以濟用度夫復何怨不必平居無事驟增科調使懷戚戚也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奏議卷第三 終

奏議卷第四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七

右文殿修撰召赴行在隱岫對劄子二首

論久任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觀自昔人君大抵始于憂勤久則預豫怠非固欲其如此馴致焉耳陛下則不然臨御大寶十四年于茲自強不息新而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于載籍是宜功成治定臻無為之效然而大欲未得彌軫宵旰者何也人主有急治之心群臣無任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二而言之陛下既擇內外將帥之官矣而士卒勇怯甲兵堅窳未免悉闕于淵聽既擇內外主計之臣矣



而調度益虛水旱備豫往：猶煩于聖慮以至興一利  
害除小大之臣舉未有獨當其責者不過遵守成筭奉行  
文書而已事成則例遷爵秩兼受賜予不成則猥曰委  
任不專非我罪也縱加之罰率用輕典是以初為苟且  
之計終懷幸免之心使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為虛文玩  
歲愒日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以此歟臣願陛下勞  
于用人逸于仰成凡任以是職必責以是事久其歲月  
盡其才力底績而賞使之勸瘵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雍  
容于上百職交修于下如此而功弗成效弗著者臣不  
信也揚雄曰于事則逸于道則勞惟陛下念為取進止

論歸正人就食諸道

臣竊見向來朝廷分遣北軍歸正人就食諸道俸給居  
處務從優厚蓋陛下矜其慕義慮其不能自存故加意  
撫存使為悠久之計然即有大小則人有眾寡多者或  
至二三百人少亦不下數十輩日今雖未至于失所而  
歲月浸久男婚女嫁漸有不足之患其間懷缺望者有  
之思遁逃者有之臣居吉州每見官吏以此為憂且謂  
州郡禁軍常：在營尚可相制一遇調發其事有當慮  
者須至經歷豫章衢信等處其說亦皆如此以臣觀之  
若是山東河北之人忠義尚或可保緣內有燕山女真



契丹渤海遺種狼子野心根于天性前世江統勸武帝不可居胡落于近郡魏徵諫太宗不當處突厥于中國蓋為是也今區處既定理難頓改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別為曲突徙薪之計以善其後毋致滋蔓難圖于他日乃為上策臣來自遠方既有所聞不敢輒隱取進止

敷文閣待制隱岫宣對劄子

論章服等差

淳熙二年四月十三日

臣聞爵祿以馭富貴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可稽者莫若有唐按唐之命秩有四曰職事官曰散官曰勳官曰爵號

惟職事官居其位食其祿餘則別資蔭辨章綬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按車服志緋為四品之服五品則淺緋綠為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綠深青為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黃別之其帶銜名數皆有等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慕實而棄虛取重而捨輕天下之常情也有道于此使其出無窮其用不偏則繫乎上之人所以處之何如爾觀德宗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者陸贄力言不若賜以錢帛則人不失利國不失權故當時皆以空名為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淺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



紫為榮然則守此以為公器操此以為大柄固有天下  
國家者之急先務也本朝自元豐間盡罷文武散官政  
和以來又罷文武勳官惟爵號僅存而與否多出吏手  
是以人不知貴所謂賞格唯寄祿官及帖職遙郡而已  
一有微效例加遷授徒捐實利悉廢虛名往：勤勞之  
士未勸而僥倖之心先啟非所以馭富貴也文臣中大  
夫與通直郎之有年勞者班秩固遠矣而同服一色之  
緋朝請郎任大卿監與諸州助教百司胥長流品固殊  
矣而同服一色之綠武臣正使帶遙郡而為知州鈐轄  
路分者其視修武郎監當固有間矣而佩服無別從義  
郎而下或為將領兵官或任場務城寨視州縣胥吏固  
異轍矣而等威無辨蓋由三代冠冕不可施于常服兩  
漢印綬又難一旦復行歷代以來日趨簡便因循混淆  
乃至于此非所以定尊卑也臣願陛下深詔有司博加  
討論縱未能盡如古法猶當畧用唐制虛實相參輕重  
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者勵命服有章而能者勉其于  
總覈之政不為無補取進止

乞依舊存留部闕知州軍

臣竊見近制堂闕多下吏部公正之路日開奔競之風  
浸息甚盛舉也惟是知州軍數處舊係吏部用闕今並



歸堂蓋緣陛下注意守臣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察其  
 能否而吏部所注之人往：久次羸老間煩睿旨汰遣  
 故令堂除示不輕畧然臣謂孔子重去告朔之餼羊閔  
 損欲仍長府之舊貫吏部注知州軍其來久矣今茲頓  
 廢理或未安願下明詔將闕廣江湖間小郡元係吏部  
 使闕去處許依舊差注審察陞對自遵成憲疲瘵謬懦  
 固無所容庶幾不廢久行之法亦足稍勸平進之士取  
 進止

講筵留身劄子一首

論久任邊帥

淳熙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  
 見陛下自臨御以來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  
 以兩淮為急然歲月浸久欲固壘則壘未固欲屯田則  
 田未闢版曹有饋邊之費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故非它  
 特在于要近效守常格太過耳蓋要近效則悠久之計  
 有不暇為守常格則遠大之謀有不容施今陛下以郭  
 棣守維揚郭剛守歷陽殆將專付閫外之事稍革二者  
 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權示  
 以久任則不過年歲間又將更易望其懷遠圖立大功  
 難矣昔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不從中覆收乃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  
百金之士十萬逐單于抑強秦支韓魏趙幾以霸晉羊  
祐鎮襄陽綏懷遠近降者欲去聽之減戍邏之卒墾田  
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本朝  
太祖太宗以李漢超守閩南郭進巡檢西山賀惟忠守  
易州李謙溥守隰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  
遠者二十年近者猶十<sup>餘</sup>年是以屯兵甚少用度自足<sup>內</sup>平  
僭偽而外無邊塵之警布在方策可覆視也臣願陛下  
遠稽前代近守家法如隸剛輩既審知其可用莫若盡  
以二州之事畀之使其條境內之利害具施設之先後  
明示久任之指責以必成之效毋掣其肘毋代其斷有  
治績則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彼知朝廷委寄既專異  
時無可推避必將悉其知畧不敢萌苟簡之心而陛下  
之憂顧寬矣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二首

論軍政

淳熙二年六月十三日

臣旬日來聞湖南茶賊轉剽吉州界其徒僅數百人乃  
敢覆軍殺將盜據縣邑畧無忌憚至勤睿旨遠調江鄂  
之師計期雖已殄滅然所在兵將選懦不足恃畧可見  
矣臣又聞去年江東西諸郡多以十二月地震是殆盜



賊擾民之象欲望聖慈因此小警詔逐路帥守監司銓  
擇兵將官修舉軍政嚴飭巡尉等謹察所部凡姦宄稍  
有萌芽早為之所毋使嘯聚茲備禦之先務也又湖廣  
地接溪洞四方不逞之人亡命之卒往：逋逃其中不  
可不過為隄防諸處茶園戶既利私商所得之厚導使  
為姦復為之資給停藏養成後患不可不嚴行覺察至  
于諸州禁軍多作破及違法接送而未嘗教閱外縣弓  
兵拖下請給動是數月而致其失所是皆弊之大者雖  
國家具存成憲大抵廢而不舉縱或舉行亦止于文具  
而已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乞改正宣諭聖語誤字

臣仰惟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凡老生宿儒皆不足  
以企望清光近五月中伏見都堂宣諭聖語欲執兩端  
用其中於民而執正官一時聽聞不審退書于簡誤以  
杜密為杜喬按喬與李固為漢三公抗情伊稷不幸為  
跋扈臣梁冀所陷繫死獄中與杜密黨錮事歲月全不  
相涉以臣愚見恐合改正又竊窺聖意專欲主張公議  
力戒清談蓋公議者實事也清談者虛文也粵自三代  
直道而行是謂是非謂非至當歸一未嘗分別此務實  
之效也至西晉時乃有王衍樂廣輩善清談宅心事外



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行又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自其少時山濤已謂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其後果然此虛言之弊也今陛下公是公非專以虞舜三代為法黨錮之害固無自而起清談浮議則當在所戒蓋慮久而不已或蹈西晉之弊故也若引唐末清流濁流之說則為不類矣臣職專講勸苟有所見義當効萬分之補然初止謂頒示在廷未敢冒進其說今竊聞欲報行四方審爾豈容稍誤欲望聖慈將三省所進本更賜詳覽如臣言或可採即乞從中刪改行出取進止

尋刪改  
報行

輪對前一日封入奏狀一首

論任官理財訓兵三事

淳熙二年八月一日

準御史臺牒勘今年八月一日視朝輪當轉對臣伏觀今日之要務莫先于任官而患其甚冗莫急于理財而患其未裕莫重于訓兵而患其不精故臣妄獻芻言少裨聖慮若夫泥古而不切於今空言而不究其實則非臣之所取也伏惟聖主畧賜採擇臣不勝冒昧震懼之至

一臣謂官冗久矣而今為甚蓋上有名器寢輕之弊則下有淹滯失職之嗟惟其寢輕故勸沮之法壞



惟其失職故苟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古之  
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之則勸而不賢者以不  
得為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得為沮今  
也不然進士以藝任子以世雜流以歲月固未嘗  
考其賢與不賢能與不能也應格斯與之耳然則  
勸沮之法安得不壞何謂苟且之心生今分職有  
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數人守之其在吏部  
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資  
皆仰給于三年之俸故貪者益貪懦者益懦低首  
下心便文自營以冀官滿而去尚何敢與上官抗

論是非為下民辨白枉直哉且不特吏部注授為  
然也所謂堂除乃拔擢人才之地今郡守皆除三  
政倅貳闕至八年凡卓然才智之士自為朝廷所  
知者固所不問姑以中人論之三十而仕七十告  
老若十年而為一官則平生不過四任而已然則  
苟且之心安得不生臣願陛下明詔二府力裁入  
流之數以清其源毋艱既仕之路以遏其流庶幾  
數年之後其弊稍革而人材見矣

一臣竊觀近世理財之術殆無餘蘊加之陛下天性  
節儉絲毫不以輕用蓋嘗損己以裕民未嘗瘠民



以供已然中外廩：尚以闕乏為憂安得不為之  
制且如兩浙所部舊皆富州故轉運司最號財賦  
之淵藪比聞儲蓄頗罄不免遣官假貸于諸郡僅  
有應副一二千緡者漕臣近在轂下非敢妄費直  
以用度浸廣無所從出耳兩浙尚爾外路可知陛  
下方戒有司務寬民力所謂茶鹽之法酒稅之利  
又已數倍于承平之日不復可增加矣惟有一策  
臣試妄言之謹按仁宗寶元二年因天章閣侍講  
賈昌朝上書乞罷省不急之用詔樞密直學士張  
若谷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

奏定奪減省慶曆二年再命御史中丞賈昌朝直  
集賢院田况知諫院張方平入內：侍省都知張  
永和同三司議減浮費四歲之間兩降詔旨于是  
土自內廷下逮百司不急之用悉加裁減臣願陛  
下舉此成憲委官力行之然後徧諭諸道帥守監  
司體上德之恭儉思邦用之未裕苟可約已便民  
悉意奉行下逮將迎之侈費饋送之違制毋得復  
遵舊例曲徇私情又擇廉清公正之人身為之帥  
而擯其不如詔者顯黜之斯祛弊之要術也  
一臣竊謂安邊闢國固在乎兵然兵貴乎精而不貴



乎多今雖日下招填之令而諸軍未嘗以為足也  
昔尋邑百萬而敗于光武之千騎苻堅百萬而敗  
于謝元之數千兵果在多乎臣不敢泛引古事姑  
以近日茶寇言之四百輩無紀律之夫非有堅甲  
利兵也又非有奇謀秘書也不過陸梁山谷間轉  
剽求生耳自湖北入湖南自湖南入江西今又睥  
睨二廣經涉累月出入數路使帥守監司路分將  
官稍有方畧用其所部之卒自可殄滅願乃上煩  
朝廷遠調江鄂之師益以贛吉將兵又會合諸邑  
土軍弓手幾至萬人猶未有勝之策但聞總管

失律師臣拱手提點刑獄連易三人其它將副巡  
尉犇北夷傷之不暇小寇尚爾倘臨大敵則將若  
何臣聞去年冬江東西諸郡同月地震今年廬州  
大水壞城中古橋于占皆為兵象萬一醜虜不諛  
輒窺邊鄙雖以陛下神武睿筭破之無難所慮和  
好歲久宿將無幾後來者于應敵之方非其素習  
必至仰勞指授伏望聖慈預飭諸將密修邊備且  
令徧察所部統制官等孰善戰孰以廉平得士心  
各以名聞簡在聖懷備他日之用但令將得其人  
自然人百其勇兵之多寡非所問也抑臣又有私



憂過計者昨有自鄂州來者云在彼見彗星出于西南今者孛亦在西南天事常象應之在德陛下固當有以處此然西南為坤維坤維蜀也消弭備禦尤不可緩比雖委范成大權克制置然成都距軍前甚遠深恐緩急之際事機有不相應願陛下速擇文武信臣或別以撫諭為名或專委節制之重往分憂顧庶免後艱實為大幸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選德殿對劄子一首

論馬政 淳熙二年八月六日

臣伏見朝廷歲買西馬五千餘匹川馬三千六百匹廣馬三千匹西馬惟留二分應付蜀中餘七十一綱每年盡付三衙而以川廣馬分給江上諸軍行之已久蓋有深意自今年四月間詔興州都吳挺歲收西馬七百匹仍依舊提舉買馬緣此權茶馬官趙公碩李繁相繼申請以為昨因吳璘差兵將界首等截換買遂虧歲額至乾道三年虞允文方革此弊今若復令軍中自買一則不至七百之數必因換買虧額如初二則事勢相形爭添價值倍費財用所以茶馬司自願認買此數不令欠闕却從軍中差人自行揀取不然則舉秦司合買馬



數全付挺軍而本司應副合用錢物其言雖切固難盡從以臣觀之吳挺既當一面自宜計軍中之利害然三衙用馬多挺軍用馬少使歲額稍有不敷在朝廷利害亦豈小哉况今春鎮江都統郭棣言川廣馬不堪披帶乞撥西馬三十綱有旨與半茶馬司見來申明勢須于三衙馬內分撥萬一江鄂等軍繼皆有請則三衙西馬愈少其于歲額豈容更虧臣愚欲望聖慈特留宸慮裁處其當實今日之先務取進止

降付樞密院

奏議卷第四終

奏議卷第五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八

敷文閣待制內殿對劄子二首

論平茶賊利害

淳熙二年九月五日

臣自聞茶寇陸梁每遇來自江西之人必詢訪利害參以已見今具如後

一臣于前月二十七日因進故事具言賊徒常逸故多勝官軍常勞故多敗而又奸氓利賊所得反以官軍動靜告賊故彼設伏而我不知我設伏則彼引避今驅迫甲兵馳逐山谷且使運糧之夫顛踣道路最可慮之大者欲乞指揮皇甫侗將諸處官



軍只分布在江西湖南控扼去處使賊不敢睥睨  
州縣一則免兵卒暴露二則省運糧之害或有偏  
裨知賊所向願帶所部人掩襲者聽却專令辛棄  
疾擇巡尉下弓兵土豪壯健者隨賊所在與之角  
逐庶幾事力相稱易於成功

一臣觀自古用兵鬪智不鬪多以曹操之謀畧然用  
青州三十萬之衆則為呂布所敗及退而歸許乃  
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五萬大槩亦可見矣今聞辛  
棄疾所起民兵數目太多不惟揀擇難精兼亦倍  
費糧食今乞令精選可用之士毋貪人數之衆至  
於方略則難遙授但觀其為人頗似輕銳亦須戒  
以持重

一臣聞賊魁數輩自知罪惡貫盈不可幸免往刦  
制脅從之人為必死之計悉力以抗官軍使彼雖  
欲自拔勢有不敢向來朝廷雖有殺併之賞而未  
聞開其從悔禍之路欲望聖慈因數州之勞獎特  
降指揮令監司守臣先次條具恤民事件其間帶  
說賊中脅從之人本非得已如能翻然悔悟殺戮  
賊首不惟可以贖罪自當格外補官重行賞賜庶  
幾轉相告報離散黨與指日平殄



右具如前今取進止

論選人舉狀

臣竊見荐舉選人之弊莫甚于今日蓋緣闕少員多十年<sup>僅</sup>逝成一任幸而得一二薦章比至後任歲月已久舉主往、事故不復可用是以巧於經營者千岐百轍安于平進者終身陸沉有位則苦人干求居官則務相傾奪其弊殆有不可勝言者臣愚欲望聖慈許今後選人將任內所得改官狀遇任滿到部日逐旋放散俟將來考第舉主及格依條引見若慮因此改秩之人稍多即乞檢照乾道以前舊法每歲限定數員如在數外即令

等候次年改轉如此則朝廷無官冗之患寒士有才進之期稍厚士風漸革積弊如合聖意乞付有司詳議施行取進止

同王內翰薦李塾試賢良劄子

臣等竊見朝廷復制舉以收海內方聞之士歷年滋久未有特起應詔者陛下臨御始得李廔一人蓋是科之設不徒取其文學且復採其行藝然後策以當世之務詳觀有用之才其選既艱宜應書者鮮矣臣等伏見布衣李塾博聞強記經史百氏之學無所不通議論英發有補治體而敏識特操蜀士所推蓋塾眉山人也與其



兄堂素師慕蘇軾蘇轍之遺風是以俱有志于此求之  
流輩未見多得臣等叨直翰苑稽諸故實所宜薦聞以  
備採擇今保舉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伏望聖慈  
特降指揮令有司檢會累次詔旨施行庶幾異材繼出  
彰中興得人之盛取進止

閏九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  
旨依令禮部檢會施行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乞儲人才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

臣聞富人之造居室也率種木于數十年之初故未嘗  
有求而無之：患况夫興事造業貽謀萬世其可不儲  
材于閑暇而欲取具于斯湏乎前事布在方策臣不敢

泛論且以本朝觀之太祖太宗蒐攬豪傑恢張四維凡  
作成之方無所不用其至及真宗仁宗之世名卿才大  
夫磊落相望是其效也仁宗丁時太平增光前烈尤以  
涵養士類為急自治平至元祐悉獲其用厥後章惇蔡  
京相繼秉政專為身謀靡思國計方且沮士氣以壞風  
俗獎諂諂以植黨與卒令裔夷謀夏所從來遠矣太上  
中興一洗前弊紹興初將相卿士得人為多既而秦檜  
以患失之心濟忌嫉之性同己者用異己者逐人才哀  
落貽患至今使陛下欲復古則將相未能仰副隆指欲  
養民則守令未能布宣寬詔當饋而歎蕭曹撫解而思



頗收抑有由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諭二府為國長慮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近而言之可使收功于當世遠而言之又將為利于無窮厥今要務孰大于此昔西漢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王嘉因言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言可取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論架閣庫文字

臣聞先收圖籍者賢相之規模緣絕簿書者奸吏之常

態今天下之事其來無窮故六曹文書鱗次山積紹興十五年五月初復主管架閣官逐部置庫凡文案皆謹藏之置都籍焉二十七年九月又詔文書已結絕過二年者以歲月先後分類字號編次架閣仍月輪逐曹即官點檢具有無遺失申尚書省法意非不善也其如歲月滋久浸不加省屋宇踈漏風雨弗蔽至其甚則吏惡害已而去其籍臣每見四方之人經部陳理身事者稍涉歲月吏必以無案牘為解是豈可不申嚴舊法而為之制哉臣愚欲望聖慈委逐部主管官將所置都籍逐一點勘每月赴部書押令即官至期躬親檢察如紹興之制



仍置一般簿籍匱藏于長貳廳以備參考間遇取索案  
視須即官押帖子下主管官方許封送合千人毋得擅  
啟庶幾積弊稍革不失有司之職其庫屋踈漏者亦乞  
降指揮早行修葺免致摧毀取進止

有旨依下  
臨安修葺

隱岫對劄子二首

論添註贛州軍馬

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臣竊見贛之為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湘其北  
則自廬陵至于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為控扼之地其  
人勁習武特異他郡祖宗時置雄畧武雄澄海威果全  
捷威勝及兩忠節凡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為東

南第六將中興以來常差殿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  
曲或于諸處抽差大軍在彼駐劄謂之提舉將兵又擇  
方畧過人望實素著者為之守許帶管內安撫使大槩  
欲使守臣節制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維一  
方晏然間遇傍郡及鄰路有盜賊蠻徭之患皆賴其力  
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既罷管內安撫之權而守將用  
人浸輕往：措置乖方紀綱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二年  
齊述之叛當時議者不深維致寇之由乃專欲為銷兵  
之計于是廢併六營止存兩營却別招刺吐渾一千五  
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吐渾雄威



起發往荆南等處而贛州專至置雄畧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既無他兵可以相制故平居偃蹇不遜臨事桀驁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常恐反為一路之害如比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退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密為之備誠得先事預防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百里川陸俱險自彼而下則有建瓴之易由吉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望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駐軍馬贛州庶幾逆折奸萌使一路得以奠枕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擾臣竊以為便取進止

論軍士紀律

臣仰惟陛下選將練兵十四年于茲軍政日修固非愚臣所當妄議然千慮所及則不敢默臣舊聞鄂州一軍最號精銳有紀律者今夏統制解彥詳統領梁嘉謀張興嗣將三千人收捕茶寇其間一勝一負所不能免但聞師行無法至有十百為群逃竄而歸者臣嘗博詢其故皆謂近歲多揀汰舊人招收新軍舊人曾歷行陣備諳李法新軍往：是游手及有過犯之人尺籍伍符彼



豈能知前此新舊相參尚猶可用今舊人日少遂致如此李川不欲明言其事只劾彥詳等調發乖謬軍兵亡沒者一百一十四人陛下特降睿旨將彥詳等遞追官資勒停自劾而又嘉川能舉其職特與遷轉信賞必罰孰不勸懲然而弊源未革安得不為之所臣愚欲望聖慈徧下諸軍除大段癘老疾病之人毋得輒行揀汰其新軍不特教之事藝湏令朝夕示以紀律庶幾緩急之際不致悞事若乃久任將帥揀擇偏裨整齊部曲此在今日尤為先務惟聖明審神財幸取進止

奏議卷第五 終

奏議卷第六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九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論用人二弊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嘗觀司馬光歷年圖序以為人君之道一用人是也自三代兩漢以迄于唐用得其人罔不興用匪其人罔不亂布在方冊昭然可考陛下聖學高明深燭此理故自即位以來內度於聖心外採諸眾論求人惟恐不及用才惟恐不盡下至專一善名一藝者咸表而出之固嘗上嘉虞舜制論而刊諸石矣然屢省乃成尚未能仰副聖心者何也深惟其原殆有二弊一曰上下之分未



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然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之資格而取必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嚮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人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比而欲速所謂公家之事姑應簿書期會而已初未嘗為旬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

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臣所以為是言者誠以風俗之薄厚繫士夫之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斯治之樞要也取進止

奉聖旨  
依奏

乞詔御藥院閤報閣門陞對班次

臣竊見陛下大昕退 朝廷見文武臣僚殆無虛日而起居注未嘗一書進奏院未嘗報行抑盛德而弗宣墜



故事而弗傳臣實懼焉願詔御藥院自今後凡閣門關到陞對班次候內殿引訖當日移文閣門閣門即報所屬庶使四方萬里之遠皆知陛下好問如虞舜無逸如中宗亦令史官不失厥職取進止

自二十五日趙雄乞上殿遂皆報行

選擇監司郡守議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嘗因奏事及之明日御筆付經筵官趙雄等遂同雄范仲范程叔達程大昌上此議

伏準御筆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歎二者當如何哉卿等可議來上須至奏聞者

右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

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普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多于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于迹則可以得更蘇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于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遭按治其它庸鄙貪沓之人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姦賊布之郡國也其可乎觀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

通判兩任 閣陞通判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



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于資格則稍寬于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畀祠祿或處以參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幾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

盡得人况三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令于知縣資序以上歲荐堪充郡守者若干人于通判資序以上歲荐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人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



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外雜舉監司

郡守歲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衛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堪任何等監司帥府大小州郡差遣聽上下半年奏舉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除授

明堂議

淳熙三年 月 日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一篇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

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立所奏之樂有夏至方立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常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以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于本朝仁宗特創宏規神宗嘗垂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于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



宗記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

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乞立下班祇應遷轉法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日

臣竊見三衙從軍下班祇應經十年改轉進武校尉外路諸軍則增至十五年此効用八資法也歸正下班祇應任諸州軍指使五年轉進武副尉又五年轉進義校尉又五年轉進武校尉雖名三轉其實亦是十五年此効用十資法也惟歸正從軍人若至下班更不遷轉臣嘗反覆思之均是從軍內外諸軍下班皆許磨勘而歸正獨不然者以北來

之人或先有名目而內外諸軍非立功則無名目故也均是歸正為指使則許轉副尉為副尉則許轉校尉而從軍獨不然者以指使皆因老疾揀汰其數不多又待闕之日不理磨勘而從軍則往少壯又且日理磨勘故也然歸正從軍之人自紹興隆興間至今已十四五年當時年三十餘歲今近五十矣况未必皆三十餘歲乎况轉至下班者無多乎自此更用十五年磨勘則是六十餘歲方得進武校尉亦可以為難矣臣愚欲望出自聖裁特降睿旨將內外諸軍歸正轉至下班祇應人等第量立遷轉之法或比歸正指使更展年限庶幾人有陞進之望足彰均



一之改取進止

乞申嚴謀入溪洞人法

臣竊考靖之為州起于崇寧民居僅數百家城外皆是蠻洞朝廷意在羈縻止令量納丁米每歲却令廣西漕司應副三萬緡支遣官吏軍兵俸給比歲不以時至州郡固以窘迫猶幸蠻人安帖別無事宜近聞有武岡軍客人郭三逃入中洞誘引小夷姚明教據有一洞田產不遵王度正月末聚眾燒毀來威零溪兩寨殺戮人民官司說諭尚未聽服臣少嘗至辰州凡辰沅靖三州之蠻粗知曲折大抵散居諸洞莫相統攝初無背叛之意

只緣沿邊州縣作過之吏與夫姦猾小人因事逃入洞中多方扇誘遂致侵擾省地臣愚欲望聖慈下有司檢照條制凡捉獲及告首謀入溪洞之人與不能防閑而致越逸者比常法外厚立賞罰但使此輩不往教誘則蠻人決不敢妄有侵犯仍須常擇邊郡守倅彈壓惠養及行下廣西將合應副靖州錢物毋或稽滯斯防微消患之上策也取進止

六月二日奉聖旨依奏

乞取唐仲友尤袤書目劄子淳熙三年月

臣聞周以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漢命劉歆總群書為七略使其部居指意晦而不章則後世何觀焉本朝仁宗



時嘗命儒臣考訂中祕書區分類別本原終始為宗文  
總目今篇帙雖不盡見而學士大夫尚知其名數者此  
書力也自紹興以來復藏書之策置校讐之官闕書脫  
簡浸充秘府而未嘗編次散無統紀臣昨任祕書少監  
日嘗屬正字唐仲友丞尤袤將四庫典籍倣宗文舊目  
而為一書後來聞以就緒今二人皆守近郡不難繕寫  
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許以其書來上然後付之館閣官  
重加考定錫以嘉名斯中興之盛典也取進止

已携至  
經筵會

有旨權住  
講不曾上

論先廟後郊劄子

淳熙三年九月七日

臣昨蒙聖問先廟後郊雖常面奏然臣學問荒疎所記  
不能詳備今按蘇軾元祐八年奏議其略云太祖皇帝  
受天眷命肇造宗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  
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太廟乃祀天地  
此固國朝之禮也又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  
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  
享太廟然議者或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  
丁未祀周廟庚戌柴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  
禮也軾所論頗詳伏乞睿照

論開講札子

淳熙三年九月十八日



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輔日新之德六籍奧義歷代  
 史編凡儒生學士窮年沒世所不能究者一經睿覽皆  
 洞見底蘊所謂講讀之臣安能窺聖學之萬一然且不  
 矜不伐勤於訪問此甚盛德臣何敢贊惟是今歲適當  
 郊祀兼之冊后竊計秋講不過此月下旬三四次而已  
 其間又有開啓并習儀日分止是二十一日可御經筵  
 欲望聖慈預留宸念或百司臨時別有相妨事節即乞  
 宣諭令且候講畢施行庶幾少副陛下孜孜古訓不忘  
 舊章之意取進止

二十日有旨令添講筵  
日分至十一月五日止

乞因久雨親札同赦卹民札子

淳熙三年十月

臣竊見月初陛下以霖雨過多親發德音分遣御史提  
 點刑獄疏理囚繫將諸路杖罪以下與夫干繫之人並  
 從釋放命令一頒旋即晴霽天高聽卑應響此固陛下  
 躬行而親致者不必遠引古事以為證也然自秋冬以  
 來陛下每有寬恤之詔則亦隨有感格暨數日之後復  
 爾陰雨今則稻不可獲農夫皆以為憂麥不可種嗣歲  
 在所當念臣嘗深思其故得非群臣將順聖德有所未  
 至不然四方民隱有所未達天雖不言示人以事仁愛  
 拳：或在茲乎今郊禋審適將來所下赦書多是循用  
 定式雖嘗令六部前期條具亦不過常事末節往：州



縣亦以空文應之甚不稱陛下欽福敷錫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因霽色之未効察天意之有由特運宸心益思民間之利病凡可以罷行者默而識之俟有司赦條既定特降親札與赦俱下使四方萬里鼓舞盛德上動天監必獲無疆之休下得人心自成中興之績蓋念慮彌廣則報應彌大又豈特晴霽而已取進止

薦監司郡守狀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先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外雜舉監司歲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

有何政績才術續奉八月七日聖旨保舉限五員以上列銜奏切恐各有所知難以同共論薦可依元議亦聽獨銜歲舉監司若郡守共二人者

右臣伏觀朝奉郎權知台州尤袤豈弟廉勤處事精審到任以來境內連經災傷悉心撫摩人以按堵初至財賦窘乏哀知所取予加之節儉未嘗一毫妄用既補舊欠郡

計亦裕督察屬吏各舉其職使脩監司之選必能澄清所部上副臨遣又承議郎克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石鑿篤實通明甚有所守安于常調未常干進曾知南劍州尤溪縣戢吏愛民推誠化俗有古循吏之風至今人思其政以為數年無此令矣使為郡守必能宣布德



意綏靖一方兩人如蒙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甘當連坐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吏部侍郎隱岫對札子三首

論任怨 淳熙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聞朝廷守大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誰  
不心服而近世以來稍欲施為輒有任怨之說甚無謂  
也古書所載臣不敢舉姑以本朝觀之始也每歲取士  
每歲任子其後定為三年而人未嘗怨熙寧以後宗室  
蕃衍因服屬之親疎定爵祿之厚薄而人未嘗怨近歲  
尹穡最為衆所不與然文武臣磨勘用減年實歷對使

之法亦未嘗敢有怨者此無他行之均平故也若乃恩  
典所加厚于私而薄于公賤削所及畧于上而詳于下  
當行抑之者不當行者予之由是恩怨興而人有所向背  
矣臣願陛下主公道于上進退百官而圖其大者使臣  
輩守成法于下檢柅吏姦而效其小者上下相濟何患  
人心之不服哉取進止

論軍士磨甲

臣竊見三衙帶甲不帶甲人請受畧等而帶甲之人往  
往有磨甲之費若止是隨身者猶或庶幾昨聞步司每  
人給以兩副其一披帶其一封樁膏潤穿聯多是軍人



自備既入庫中不過一兩月又復生澁積以歲月其費轉多謂宜量支潤甲之直使免陪備補况諸軍間有積財為羨餘者倘令移彼濟此自然士心悅服緩急可用取進止

乞逐旋引見改官人

臣竊見考功令諸磨勘應改官者開會出榜以四人為一甲五日以次引見未及四人即展至十日雖不及亦聽引見酬獎人應奏請及功過別該陞黜者並奏稟比來往積二三十人然後引見不惟久勞聖躬兼亦留滯選人今縱未能遵五日之令猶當逐月一引庶幾功

過陞黜可以逐旋奏稟伏取進止

隱岫對劄子三首

論荆南江陵府號差互

淳熙四年二月十七日

臣竊見選人有兩使職官如節度推判官合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則從州府名是也姑以行朝言之寧海是軍名凡簽判及節推則以寧海軍入銜臨安是府名凡察推支使則以臨安府入銜此定制也近有從事郎李敏用歸正恩例添差荆南節度推官既是節推合從軍額其奏鈔內却帶荆南府三字因詰前例則淳熙二年差過從政郎郭世華已是如此臣徐考其由蓋緣前後除



本府守倅或作江陵府或作荆南府而不知荆南是節鎮之名江陵却是府號遂時差互失于釐正至淳熙元年有司又不照兩使職官自有分別誤作勘會稱江陵府幕職州縣窠闕內有節推一員係作荆南節度推官銜其餘曹縣官計二十四處並稱江陵府遂謂荆南即無軍額亦無指揮分別欲作一體稱呼殊不知荆南不稱軍猶太原府謂之河東揚州謂之淮南襄陽府謂之南東道成都潼川府謂之劔南東西川何獨于此而疑之當時事下湖北安撫司本司不以圖經九域志為證却稱目今士民及公移皆以荆南為稱是又不知節鎮

行移自來多用軍額遂乞依倣建康等三處體例就以荆南府為名有司既是其說朝廷遂從勘當乃是因幕職官稱呼併改府號亦太容易矣今來偶因擬官合行申明若謂府名差互歲月滋久兼已曾降旨重于改易所有節度推官自來專從軍額即難冠以府字合行政正取進止

是日御批將上至二十三日奉聖旨荆南府依舊為江陵府其簽判節推官自合以荆南

繫

### 論縣尉捕盜賞格

臣竊見國朝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請凡縣尉躬親聞敵捉殺賊全火十人以上合入令錄人並授京



官仍賜緋章服至天聖八年又詔未合入令錄人止令  
 循資乃知選人初官難用賊賞改秩今見行條法非軍  
 功捕盜只得循資蓋本天聖之遺意其後奸弊日生凡  
 縣尉因弓手捉到強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  
 自捉獲以此為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人皆知是傳  
 會而習熟不以為怪臣頃于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  
 未蒙施行自後畧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  
 九年八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逮淳熙元年一  
 歲已有十八人二年十六人三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  
 圓者尚不在數蓋緣舉主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官

其數浸廣向使縣尉果有才勇手格強盜雖更加擢用  
 初未為過其如假借弓級牽合人數外則州郡提刑司  
 胥吏坐受計囑綴緝文欵內則棘等省部審覆之際多  
 以賄成使朝廷坐受欺罔輕畀爵秩甚無謂也臣愚欲  
 望聖慈詔勅令所參考新舊賞格分別輕重稍為限制  
 仍申飭外路遇縣尉陳乞賊賞更切體問是與不是躬  
 親閱敵然後保奏庶幾革去偽冒有功者勸取進止  
 依是日御筆

乞申飭監司精選所部官

臣聞舉爾所知仲尼明訓以其為主孟子格言夫以監



司郡守五人而薦一士則其可信固亦無疑其如閱時  
 浸久流弊非一賢愚同滯取舍不公方當摠覈之朝所  
 宜留意于此故比者載嚴實跡之令期革虛文之弊然  
 非在上位者以體國為念以引類為心則杞梓良材或  
 淪澗壑駑駘下駟反備服乘豈惟無益為害大矣臣愚  
 欲望聖慈申飭監司郡守凡舉所部官必精加選擇得  
 其人則被以上賞非其人則坐以謬舉使濟：多士列  
 于王官脩異時之器使不亦善乎取進止

此札  
無行

繳進李塾詞業狀

薄熙四年三月

右臣昨任敷文閣待制侍講日曾同翰林學士王淮保

舉李塾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後來王淮除簽書  
 樞密院事禮部檢會李塾詞業欲令周某取索繳進準  
 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禮部所申今來取到李塾詞  
 業伍拾篇計壹拾冊謹隨狀繳進以聞伏候勅旨

奏議卷第六



奏議卷第七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

吏部侍郎

選德殿對劄子三首

論四維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所以陶成風俗者禮義廉恥也所以維持紀綱者法令賞罰也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固未有風俗不正而能立紀綱者也及至後世謂禮義廉恥為迂而難行謂法令賞罰為切而易見是徒採其名耳未究其實也六經所載不敢亂引姑以管仲言之仲固伯者之佐知富國強兵而已然著書八十六篇首以禮義廉恥為國四維彼豈迂而不切哉蓋上有賞則思苟就



上有罰則思苟免上有法令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此  
皆禮義廉耻不立之所致而賈誼所為長太息于漢文  
之時者也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日勤一日凡可以陶成  
風俗維持紀綱無所不用其至然而算計見效尚未能  
仰副聖意者非以士風未能丕變故耶益張四維固宜  
汲汲也今夫君臣上下各有差等尊卑貴賤不相踰節  
是之謂禮如此則在上之位安矣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進退取舍直道而行是之謂義如此  
則民心無巧詐矣純潔有所守則臨事必端諒過失無  
所蔽則事上必忠實是之謂廉如此則其行自全矣平

正其心詭隨不容害也害委蛇其行枉道不容伸也是之  
謂耻如此則邪事不生矣凡此四者其是非可得而考  
其次序可得而見非若繫風捕影之無從畫餅說河之  
無實由是而之焉二帝三王之治且不難致于富國強兵  
乎何有頌朝廷力行何如爾取進止奉聖旨  
依奏

論州縣官有公罪乞隨事賞罰

臣聞職位有崇卑則責任有輕重責任有輕重則賞罰  
有厚薄此自然之理也竊見外路州郡因事推賞必以  
守臣為先倅貳次之其他幕職曹掾官宣勞雖多例弗  
及賞然彼無辭者序當爾也至于一時公過積年舊事



或因臺諫論列或為監司按勘或為士民論訴既付所  
司鞠見情犯大則奏案小則申省自當隨事責罰以示  
懲戒而刑寺從來多用小貼子泛言行下本處依條施  
行往、經隔年歲不見結絕蓋緣守倅多被陞擢散而  
之他元勘官司無由取其伏辨縱使移文彼亦不報獨  
當職官預簽書者類皆選人一繼姓名即作未有結絕  
不許注授差遣反不如贓私罪犯之人却許引赦遷叙  
是則守倅常得佚罰僚吏常被禁錮何輕重厚薄之不  
侔也此類難以徧舉姑摘一二言之南安軍自乾道元  
年至淳熙二年節次借過常平錢米因提舉司送吉州

取勘見得逐時已並撥還前後十餘年間不知更歷守  
倅幾人所謂幕職官不過隨例簽書豈能一、爭執若  
坐以違制自有定法乃必下提舉依條施行是欲取十  
餘年累政官吏之伏辨一案推結雖沒世窮年決不可  
得近有前本軍判官任仲憲到部緣此既礙陞改又礙  
注授而所謂守倅者遷除固自若也又乾道二年十二  
月復州司理院誤勘行者張惠滂身死不明公事據按  
款乃推司楊昶依隨知州留觀德指揮其獄官陳毛策以  
司法暫權不為無罪然未嘗結案丁憂離任法寺斷公  
罪徒一年遇赦原免去官物論情節如此便可施行乃



復下原勘州軍取責伏辨其知州留觀德改撫州又除岳州又兩任官觀畧無所妨而毛策者十年之後尚不得注授差遣立法之意必不其然臣愚欲望聖慈申詔刑寺凡外路勘到官吏罪犯除贓私之人慮有番異未可遽行外其公罪徒以下據勘到按狀即便申省依條斷遣不須更下本處如此則官尊者有罪不至幸免官卑者有罪早得結絕人情法意實為兩得所有京官選人大小使臣凡遇到部截會得曾有公罪未結絕者令四選將本人就牒刑寺取責伏辨其事因申尚書省依條施行不惟簡省文移亦可杜絕奸弊其為利害灼然

易見取進止

今吏刑部看詳明年吏刑部勅令所看詳方依

乞蠲會稽殯宮舊額苗稅

臣舊聞紹興間初下昭慈聖獻皇后及徽宗皇帝殯宮於會稽其地本是民產應干苗稅之類當時失于申請並均在側近民戶及寺院等處人頗患之臣不曾在彼守官雖未知其詳然多見土人以此為言欲望聖慈密下浙東體問若果如所聞即乞出自聖意特與盡數除放斯亦奉先恤隱之一端也取進止

尋下兩浙轉運司差幹辦公事趙公

高前去

申審放行前宰執舉改官員數劄子

淳熙四年五月

文瑞樓



臣伏見五月一日聖旨前宰相執政官歲舉改官人止  
 舉有才行者仍各着色目其與帥守監司所舉實跡同  
 者不用如治狀傑然顯著亦聽舉餘依見行條法仍令  
 勅令所立法申尚書省自承上件指揮遇有前宰執舉  
 到選人所載實跡與監司帥守一體者並已退回外其  
 間却有前執任一路安撫使或知一州依條舉到僚屬  
 不係前執舉官員<sup>教</sup>之人并未有新制以前舉到人數未  
 審合與不合放行取進止  
勅會已降指揮周其除翰林  
 學士五月二十九日三省同  
奉聖旨前宰執任安撫使或知州舉到僚屬並依  
 近制舉實跡并在指揮已前其餘人可與放行

翰林學士選德殿對劄子

自叙 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臣竊觀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異乎他官非專取其翰  
 墨之工也謂其居近侍之職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  
 思日月獻納或有補于治道<sup>也</sup>數百年來得人固多其最  
 可慕者陸贄歐陽修而已贄之忠實蘇軾蓋嘗發明之  
 以謂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  
 德當時奏議具在方策惜乎不遇貞觀之世乃生德宗  
 之時此臣所以雖慕其人而不願為之也至修則不然有  
 贄之學術議論而又生逢其時事我仁宗皇帝凡儲貳  
 之建立水旱之灾祥大臣之賢否將帥之是非知無不



言：無不盡太平之功實有助焉身荷美名君都顯號  
 此臣所以既慕其人又願學之也仰惟陛下納諫如貞  
 觀求治如仁宗顧臣何人獲侍清燕可謂無費之不過  
 而有修之逢時者矣所慚庸妄壞慮厥職尚當殫竭智  
 慮勉希昔賢之萬一無負于任使若乃進則有隱退則  
 不密擠人而利己揚己以取名豈惟義所不敢亦安能  
 逃陛下日月之照哉冒輸情實惟聖神裁擇取進止

乞裁節土木之費

臣聞歐陽修在翰林日曾上言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  
 行減罷尋差修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修因言神御殿

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用材  
 植物料共一萬七千有零且崇奉祖宗貴于清淨頻有  
 遷徙輕瀆威靈其言甚為詳備仁宗嘉納臣竊見近歲  
 營造往：委臨安府及轉運司例皆苟簡趣辦閱時未  
 幾即復繕修祇如景靈宮歲：換柱每次所費不下數  
 千緡葢抽換之時率用濕木塗以丹漆夾以墻壁終及  
 數月又已損爛近修兩學復如此官吏只欲速成冀日  
 前之賞豈暇計慮久遠且以邦財民力為念哉臣愚欲  
 望聖慈嚴賜戒飭凡遇修宗廟等處湏用乾壯材植若  
 年歲間依前損壞即推究原修官吏重行責罰其他未之有可節者節之



謂如封椿錢物雖少屋宇而左藏東西庫大段有空閑  
 去處若就用盛貯別差專庫看守却令提領官掌其局  
 鑰遇有收支躬親啟閉戶部何由敢有移用自不必令  
 漕司踏逐地步枉費十餘萬緡造屋五百間拆移守府  
 寺其為利害若白黑之易見仰惟陛下躬儉出于天性  
 此事偶有未知：則必為裁制此臣所以不避妄言之  
 罪期效涓埃之補也取進止  
自重行責罰而下三省貼  
 去進呈七月 日奉聖旨  
 依

乞申嚴薦舉連坐之法

臣聞法本無弊推而行之非其人弊則隨之自堯舜以

來益莫難于知人既非聲音笑貌所能求又非閱課  
 試所能盡其可常行者不過薦舉而已今夫選人改秩  
 之後外可以馴致守倅監司內可以躡等臺省寺監此  
 本朝之所遺擇陛下之所留意者也今每歲雖有定員  
 而賢否未免雜進舉詞雖用實跡而是非亦或難辨其  
 間營求囑托巧奪力取固亦有之比歲事為之制曲為  
 之防非不詳矣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者衆人之所趨  
 勢不能遏也上下通知其弊願未有以易之臣謂法令  
 中明有連坐之文而其奏牘亦云甘當同罪然曠歲踰  
 時未聞有所懲治也今莫若申嚴此制務在必行其制



務在既嚴其選必遴縱未能盡得俊傑之士比之泛然而取則有間矣昔治平間英宗方倚樞密直學士李彥知秦州會所舉人坐贓待命奪官夫以守邊之人臣宣勞于國猶且不廢絀罰况餘人乎此亦救弊之要道也取進止

隱岫對劄子三首

論官吏躡等數易之弊

淳熙四年九月三日

臣聞舜之時稷播百穀契敷五教臯陶作士后夔典樂終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不過遷爵秩加服章而已是以任久而責專志定而功成後

世人才既不如古仕于朝者又遷擢靡常今歲為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輒興滯留之嘆往：用過其量處非所據職業多曠績用弗成為臣者既以被譴而國家亦不能收用人之效茲今昔之通患也臣愚欲望聖慈于任使百官之際益留宸念始也審度才力隨其大小付之以事而勿使躡等終也考覈功效或增秩或賜服而勿使數易蓋不躡等則僥倖之望息而速進之念絕不數易則營職之心勉而厭倦之意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豈曰小補哉取進止

奉聖旨  
令報行

乞蠲減月椿經摠制錢一年



臣竊見中興以來養兵費廣當賦不足供億故有月椿  
經總制之名大抵應副朝廷者少科撥赴諸路總領司  
者多故雖有水旱及赦放之類鮮魯蠲免前後積累有  
一州而欠總司錢至十五萬貫者名存實亡倍費催督  
州縣匱乏職此之由臣身不任錢穀之責言此似若迂  
而難信然採之衆論咸謂陛下約已裕人本乎天性只  
如夏稅折帛錢乃上供決不可闕者頃歲出自聖意特  
與蠲減一半黎庶呼舞至今未息而况月椿經總制錢  
皆後來所創名色本非得已而月：增數歲：添額必  
欲裕民其可不為之計乎臣愚欲望聖慈令戶部略具  
紹興初立額時其數幾何目今其數幾何將中間逐州  
增添之數斟酌蠲減一年內有<sub>指</sub>定支遣去處計數給  
降度牒庶幾聖澤益深民心益固規恢之功寔在于此  
取進止

乞收恤棟汰軍人家屬

臣竊見臨安府城內外時有軍中棟汰廢疾之人并身  
後家屬之貧困者多將平時所受付身勅劄之類乞丐  
錢物于市此固自来有所不免然而見今軍士見之往  
往惻然動念臣愚欲望聖慈密諭守臣措置收恤計其  
人數亦自不多稍令免于凍餒<sub>疑</sub>使來者知勸



論陰雨劄子

淳熙四年十月十七日

臣竊見陰雨已踰兩旬甚妨收刈陛下焦心勞思德音屢下決遣囚繫蠲免房緡申詔有司精加祈禱而雨意未止愈勤宸念臣職在論思恨無愚者之慮少裨萬一輒以三事冒昧陳獻伏聞太祖朝以久雨謂左右曰後宮止三百餘人當更放數十人今禁中給使雖少不知可用太祖故事否此一事也近歲員多闕少到堂及到部官發洩艱滯不知可詔三省及吏部刷具人數隨宜措置撥遣否此二事也陛下裕民之心甚切而州縣奉行多有不至聞浙中諸郡見催積欠頗急不知可降指

揮少寬期限否其餘更有寬恤事件望令三省及戶部日下條具取旨施行此三事也臣誠迂陋然懷不自己親書奏聞或有可採乞賜裁擇庶幾人心懽悅指期晴霽伏取進止

乞詔有司祈雪劄子

淳熙四年十二月 日

臣竊見今冬天氣過暖時雪未降臘候既半理不可緩欲望聖慈特詔有司精加祈禱非特來年之望于民甚切而致和氣消癘疾于是乎在取進止

奏議卷第七 終



奏議卷第八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一

翰林學士 隱岫對劄子一首

乞州縣選勳賢之後上之國學

淳熙五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聞舜命后夔專教胄子周置大司樂其教國子尤致  
 詳焉本朝設監長貳皆以國子為名蓋本諸此雖然其  
 名是也其實則不過科舉之歲許朝士牒試子弟教人  
 而已平居蓋未嘗教養也及其父兄去位則亦委之而  
 去果何補耶恭惟國朝文武名臣道德勳業著在簡冊  
 代不乏人是宜與國咸休世世無窮而一再傳之後蔭  
 補不及往：淪于編戶雖彼不能克紹亦由法制未備



故也往者陛下初政嘗錄勲臣之後而祿之恩禮既厚  
故可暫行而不可以為常有司又難其路應詔者終一  
二人而止幸今遴補試以革冗雜之弊當有以充其闕  
願下二省定前世勲賢之後自幾品而上許所在州縣次  
第上之國學逐歲聽其就補別號考校候中選隨所習  
之業分隸兩學然後叅定升補之制歲釋褐三二人庶  
幾賢者之世功臣之類皆自勉為善振揚其家聲亦使  
當今趨事赴功者歆羨效慕思燕及來裔以共圖報塞  
其為益也大矣取進止

隱岫對劄子二首

乞翰苑御書

淳熙五年五月四日

臣竊惟列聖眷顧翰苑多因詞臣有請賜之扁榜在太  
宗時則飛白玉堂等四字賜蘇易簡暨太上中興亦因  
周麟之奏賜玉堂二字見今刻石院中陛下天縱多  
能筆法高妙臣僚私室多拜宸翰之賜北門地在禁嚴  
願可獨缺臣幸以匪才叨塵內直若不援淳化紹興故  
事仰干鴻造是為自棄惟陛下萬幾餘暇特出聖意肆  
筆大書寵賚下臣使得揭之直廬之中非特增光本朝  
盛典抑臣姓名可附不朽實萬世之遇也取進止

乞展限修史



臣竊見編修四朝正史置局雖久而中間緣併手重修  
 徽宗實錄未撰次只是去春進書之後前史官李燾方始  
 具奏乞寬展期限尋奉四月三日聖旨展至今年春季  
 適會累月以來官屬多從外補是致未能就緒欲望聖  
 慈特降睿旨更展期限庶獲成書臣謬列史官合具奏  
 稟取進止 五月 日奉 旨展至冬季

又奏翰苑名稱劄子

臣近者忘其冒昧輒引故事恭乞宸翰刻置玉堂嘗蒙  
 宣諭何字可代英廟嫌名伏緣直廬之類皆未穩當倉  
 猝未知所對連日思索敢為二說仰竇睿聰臣竊見唐

有集賢殿書院蓋集賢殿之書院也其後置學士院往  
 往因所御宮殿而寓直焉若駕在大內即置院于明福  
 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于金明門德宗嘗召學士對浴  
 堂則又移院于金鑾殿此正如漢有玉堂殿而許臣待  
 詔于其側唐置書院于集賢殿以處文學之士也今擬  
 作玉堂之院未審聖意以為然否臣又聞漢因避諱改  
 禁中為省中自是相承凡官舍在禁庭者通謂之省除  
 三省不可比擬外如後省散騎省秘書省殿中省其名  
 不一杜甫詩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殆此義也若  
 作玉堂之省亦頗近古或二者皆不可用即乞出自聖



裁臣妄陳管見罪當萬死無任戰懼之至取進止

薦林永叔劄子

淳熙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臣昨因修四朝正史聞有忠州文學林永叔頗通曆書  
曾委官屬與之推算曆志近據本人稱今年九月合是  
小盡見行淳熙曆却作大盡又聞虜中曆亦作小盡其  
說疎密固未可知要是留意于曆者今以其供到大略  
別紙錄進乞付禮部試加考覈况本人曾于乾道九年被  
旨同李繼宗等叅詳乙未正月疑朔雖星官曆翁互執  
已說是非難據然千慮或有一得不可廢也取進止

旨令臨安府破五人衙官  
券于府學安泊聽候指揮

薦察官劄子

淳熙五年閏六月四日

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可令翰  
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書舍人各舉堪任監察御  
史二人以備擢用遵用祖宗故事施行臣恭依聖旨舉  
官下項

一員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吳煥性資靜重才術疏  
通更歷州縣人皆言其廉正

一員朝請郎推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詹儀之清心寡  
慾居官可紀資歷雖曰稍深然故事即官宰掾多  
遷六察所以重臺綱也儀之曾自知縣為臺簿寔



應資格

右件二人得之公論敢以應詔或不如所言甘坐謬舉之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羅木堂對劄子一首

論優恤軍士守臣便民五事

閏六月十四日

臣聞國家所重者莫大乎得軍民之心固陛下與大臣夙夜以為念者臣安有管見仰禪末議竊見近降勅榜慮諸軍有累重而月給不能贖者特令借支見錢內委兩浙轉運司外委總領所營運利息補其不足昔楚師多寒上有溫言則皆若挾纊越人未飲一聞投醪則莫

不心醉至誠動物其效甚速今陛下以境土未復虜性難測預推德意以感軍心甚大惠也然臣過計諸軍貧乏固非一日彼初謂朝廷不能盡知未敢有所希覬亦既知之則必指日以俟存恤若使待所得于一歲之後不惟人稍失望亦恐頗虧事體臣願陛下因已行之命不惜封椿錢數十萬緣於今年防秋前將累重貧乏之人特給一次日後自依原措置事理接續支遣如此則三軍之士銜戴上恩緩急調發誰不用命此得軍心之說也至於民事全在監司郡守以其休戚告之于上昨紹興三年二月嘗詔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間



利病五事聞奏至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又降指揮不  
拘五條或多或寡惟務的實今雖遵用此制然其人不  
無賢否則所論容有是非朝廷一例視為常程皆付逐  
部勘當鮮或施行且以靖州邊壘言之昨守臣邢遷在  
任日上司以蠻徭作過凡百寬假故可効力及事定之  
後即不能措手請祠而去問其所以不過一二事如經  
總制錢額收一千五百餘貫而每歲多數二千三百餘  
貫徃科罰徭人椿辦其數又寄招陝西軍兵人數亦  
是昔罷而今復聞守臣陳乂已于便民事件中具言底  
蘊臣謂此等在國計至為微末於邊城所繫甚大推而

至于他州其數必多姑借一端可繫見矣臣愚伏望聖  
慈明諭三省今後諸州守臣具到便民事件摘其寔有  
利害如靖州二事者速與施行或必湏勘當亦望嚴立  
日限毋使稽滯仍詔諸路監司于到任半年之後條具  
本路民間利病事件如守臣之制度幾陛下不出戶庭  
可以明見萬里此得民心之說也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監司帥守接送侈費

淳熙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臣竊惟乂任守帥古今不易之理其或非時改移益非  
獲已惟是將迎之費吏卒之數具存格令當官者自應



體國愛民于其中更加撙節近乃不然務為觀美支用  
 益夥往格外巧作名目列郡動至三四百人其借請  
 公用皆有增而無損稍不如意則督過交承遷怒僚吏  
 無所不至守帥如此望其禁戢屬部難矣聞之眾論謂  
 十數年前接帥臣約費萬緡當時已駭其多今益增至  
 四五萬緡矣設遇歲中一再更易則當費一二十萬緡  
 民力安得不困臣願陛下嚴賜戒飭自今接送監司帥  
 守一依舊格毋得多破人數人數既減借請自少其從  
 物公用之類皆令節省庶幾帑廩稍寬少副裕民之政  
 至于精選任戒數易此所謂揣其本者惟陛下更留聖

念取進止

論犒軍

臣近嘗妄論朝廷已知諸軍有累重貧乏不能自給之  
 人欲及防秋前特推恩意天語似以為然臣竊惟陛下  
 愛惜邦財未嘗妄費緣此行在封樁約及二千餘萬而  
 逐處總領所亦各有封樁錢物今若出自睿斷于內早  
 與特支一次以寔勅榜之大惠則費雖不多而可以得  
 百萬士卒之歡心其利害昭矣兼臣頗聞議者謂降本  
 回易一事將來未免稍有空礙去處故節目亦未甚定  
 今既先有以與之則諸軍知號令之必信也緩急抑當



用命臣以此事所係頗重故敢申言惟聖明裁幸取進止

論監司奏陳所部利害

臣聞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其所以能明見萬里者內寄耳目于臺諫外寄耳目於監司也今臺諫既以所聞告于上矣則為監司者自當數以所部利病獻焉今除每歲刺舉一二官吏外鮮聞以其郡縣之利當興某郡縣之害當除徹于陛下之前者豈真無利害可言哉蓋未嘗周爰諏詢之故也臣願明詔部刺史或月或季各以部內所當罷行之事做成周小行人所謂萬民之害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順與夫作慝犯令豐凶和樂之書條具以聞毋得用薄物細故塞責如此則不惟陛下坐而周知天下之故亦可于是稽其人之才否而昭然陟矣取進止

倚桂對劄子二首

論兩淮民兵

淳熙五年九月二日

臣聞兵農之分久矣本朝慶曆中棟保捷治平中刺義勇熙寧間行保甲皆欲稍復古制而議者參差不齊或謂公家無所費而坐獲其用有利無害或疑緩急退怯牽動正軍有害無利是不然用得其道雖狙詐猶可使



况人乎南渡以來兩淮團結民社前後條法固備臣間嘗詢訪曲折有從政郎張巖者其說頗似中理大槩言人之常情樂以趨事則雖弱亦強若督責勉強則雖強必弱今淮民固有材勇好攻戰者亦有慵惰畏行陣者奈何泛取而不為之別乎今莫若擇膂力剛馳射精志氣果者自為一等歲時程其技藝部以節制平居無事特與蠲免徭稅以勸之設遇調發可以責其用命比之泛：糾集殆不可同日而語也此外則將疲懦不堪戰鬪者依舊結集保伍使衛護鄉井備禦他盜亦不至全為無用如此則人數雖似稍少而能否兩適其宜乃所以為多也臣願陛下特紆睿覽如或可採乞更與大臣籌度行之取進止

論孟享拜跪

臣仰惟陛下嚴奉祖宗務極誠意今歲偶因拜跪稍妨間令宰執分詣景靈蓋非獲已而外庭不達事體頗疑闕典今孟享在即臣偶有管見不勝愛君之心輒妄言之神宗初置景靈宮以及徽廟往：遂殿行禮未嘗連併拜跪然猶分作三日今既聚在一殿事當從權謂宜于是日陛下初再拜如常儀次詣神御前逐一上香奠茶酒亦權宜免跪天步姑且徐行而令謁者贊群臣次第於



庭下候聖躬行禮已徧復還褥位又再拜而退則是前  
 後共有四拜不至甚勞萬一仰合聖心即乞臨時傳旨  
 太常寺權暫行之勿以為例非特于禮無爽亦可少副  
 都人政望屬車之情來春以後不妨却從舊制設或值  
 雨則聖駕自不須出今取進止  
十月四日駕詣景靈拜  
 跪如常明日乃詔分詣  
 隱岫對劄子三首

乞令出令所修諸路諸州未盡賞格  
淳熙五年  
 十月八日  
 臣竊見正月一日頒降淳熙一路一州酬賞新書輕重  
 曉然吏不容欺中外幸甚然臣尚有管見敢效其愚臣  
 昨任兵部見四川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舊賞如

本務馬每年起上京陝西綱及三千五百匹任滿與轉  
 一官之類者元豐七年勅也又如梓州路戎州立定每  
 年買馭騾馬四尺以上每及五百匹減一年磨勘次第  
 而轉一官者崇寧四年指揮也招安將買馬一年及千匹  
 轉一資者五年指揮也成都轉運司官應副黎州買馬  
 銀帛無闕誤各減二年磨勘者宣和元年指揮也臣今  
 者脩數銓曹因戶部行移間又見劔州任內般茶數額  
 比附興州大觀權茶司條格減二年磨勘者政和元年  
 勅也知通分受者四年勅也並是見行賞典新書偶未  
 該載每遇推行吏部止憑閑會絡據上鈔未稱總覈之



意竊恐如此之類尚多有之欲望聖慈令勅令所立限行下諸路并移文六部及所經由庫務等處盡行取索隨一路一州附之到任：滿賞格之後庶幾坦然可守盡革吏姦取進止

論選人改官立額

臣觀本朝嘉祐間號為全盛王安石猶謂選人歲取改京官不翅百人當時患其多為今日改官之數乃反過于嘉祐安得不為權時救弊之術也竊聞紹興二十四年奏舉引見改官凡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其就任改官獲盜改

官并在京職事官皆不在數三十二年遂至一百一十三人于是隆興元年四月因臣僚有言降旨歲以百員為額乾道三年十月又通四川以百二十人為額遇有溢額負數即候次年施行仍理為次年之數行之累歲似為允當至乾道七年十月有司不能遵守遽然申請今後更不限員適者陛下念官冗之弊稍嚴升改歲引見改官不及七十員而捕盜在焉今若明降指揮歲久以此數為限遇有溢額即如向來措置留待次年又慮所積額多即乞三年一次會計如溢額及三四十人即令內外官司權免上半年舉官一次又如溢額及六七



千人即令內外官司權免全年舉官一次俟至明年却令依舊若三年間別無溢額固無可言如此則不動聲色不改法令而七十員之制遂定倘或可採乞付議者條具施行取進止

其後歲以七十員為額

論文臣轉官書年甲

臣竊見近歲武臣磨勘轉官並于告身明載年甲以防欺偽其文臣京官而上每陳乞轉官年甲亦多差悞臣欲乞今後除特旨轉官及命詞給告外餘人遇磨勘並令有司子細參照書其年甲庶幾革日後增損之弊取進止

論史事劄子

淳熙五年

臣以匪才被命纂修四朝正史賴同僚協力裒類事實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觀前朝國史雖是衆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稽後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粵自南渡以來文籍殘缺往往搜求散軼考証同異若非參合衆知深慮不相照應抵牾者多臣當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修潤庶幾首尾貫串體制歸一無思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進止

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論軍民相毆劄子

淳熙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臣伏見近降指揮以王友直病中馭軍失紀律亟從貶降乾綱赫然孰不畏仰然臣謂官軍本不敢擅提平民皆由<sup>友</sup>直素來貪橫刻剝不能戢下中間長明寺爭競及等子相打二事失于公心究治積習至此今既行譴友直則其餘軍士往々惕息不安以臣愚見謂宜將見收到為首作鬧之人疾速施行其餘一切不問設若用有司常法追呼技蔓則恐諸軍疑慮激成忿怒不平之氣却費行譴非所以鎮壓羣情也伏取進止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杜太后家子孫

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臣竊見本朝崇德報功凡勲臣之後多命以官使續世祿此忠厚之至也仰惟昭憲皇后誕生太祖皇帝太宗皇帝聖子神孫垂裕萬世功德之大古無倫擬爰自大觀元年十一月因杜氏孫女陳乞兩世失祿特詔逐月計口支給錢米五歲錢一貫文米一石十歲以上錢二貫文米二石至今遵而行之非其他外戚可比在于恩意固極隆厚然祿仕不繼闕孰大焉按政和五年十一月八日內出詔其畧云考杜氏之後門閥微替求其子孫無在仕版第定圯壞貧不自給可令有司訪其後裔



命之以官由是觀之當時固不止給錢米而已臣愚欲望睿慈特命有司參照上件典故令杜氏整比家譜擇其子孫愿恪有才能者一二人加之一命寵畀以祠廟之祿世勿絕仍就行在賜官屋三二十間使聚族以居與國無窮庶幾慰在天之靈報垂裕之德况近降十二月十一日指揮杜氏請錢米者不過臨安常德府一兩處計其人數必不甚衆及今施行良易為力如合聖意乞作聖旨行出取進止

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臨安常德府取會故

昭憲皇后杜氏子孫見支破請給人開具年甲才行并宗枝圖保明聞奏

論解試官

臣竊惟當今仕進之途固多而以進士任子為重二者之中進士又加重為其所以取之之路不過解試省試殿試而已省試初有點檢試卷官次有叅詳官最後乃至知舉官殿試有初考有覆考有詳定有編排其詳如此惟解試最聚一州一路舉人動以千萬計方能否未辨真贗雜進之時考校可謂至難事體可謂至重而去取之際專在一夫何其畧也且以一州言之三千人就試共解三十人而所差試官止于六人則是每員合考校試卷五百副取合格者五名當監試分卷子之時初無差等假令甲房程文偶然優異而所取不過五人乙



房程文偶然平凡亦必足五人<sub>之數</sub>幸與不幸係乎臨  
 時又况所差之官間有昏耄廢學挾私自用者則其鹵  
 莽又可知矣臣愚欲望聖慈念解試為取士之原理宜  
 精審特詔監學詳議可行之法稍革舊弊庶使計偕得  
 人國享籲俊之福實學預選士無遺才之嘆取進止二  
 月二十四日三省  
 同奉聖旨依奏

論臨安府牲牢價錢

臣聞牲牢不可不脩而尤當致其潔焉昨乾道三年躬郊  
 之歲曾于八月降旨戒飭臨安收買牲牢禮料毋得過  
 數科擾及令即支價錢御史察其違戾自是以來積習

浸久奉行往往不虔既多賒取于民故價雖高而牲常  
 瘠近據舖戶經太常陳訴今歲未支價錢至及六千貫  
 是豈足以仰副陛下欽崇邦祀之意哉又如新正朔祭  
 近在數日而牲猶未備取具臨時何暇在滌此非所謂  
 潔也今郊在見天地期復不遠臣願明詔有司取見未支  
 錢糧數令于左藏庫先次撥還然後申嚴乾道三年所  
 降聖旨務在必行以革舊弊取進止  
尋下臨安支還

奏議卷第八



奏議卷第九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二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羅木堂對劄子一首

論宗官

淳熙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臣近聞判大宗正事士輅以年老改充宮觀使至今尚闕宗官蓋難之也夫糾齊董正任責甚重所謂丞者不過簽書而已事之與決何敢干預以臣愚見謂宜于正任中擇屬近行尊者亟補其闕却依南外西外體例擇文臣老成通練者一員為同知大宗正事庶幾協心共濟不至過舉况並置二員自存舊制非是創添如合聖意乞詔三省選其人而用之以助成聖朝信厚之化取



進止

論明堂劄子

淳熙六年三月

臣伏觀明詔令禮官詳議明堂典禮見條具奏聞外臣竊惟祀帝如祀天皆以祖宗配食此仁宗已行之制深合于禮况明堂不專嚴父具存神宗聖訓司馬光等正論但世俗不能徧知典故只誦孝經之語又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故前郊李燾申請雖經群臣集議尋為異說所奪今既明降指揮即與臣下起請不同若復中輟理或未安臣意望聖慈旦夕作一宛轉達知太上皇帝仍候將來降御札日詳載古誼庶幾杜絕不知

者之說寔為允當臣先事妄言伏候罪譴取進止

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狀

臣等竊觀傳載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立之樂夏至方立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周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



至于祀帝而配以宗祖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穀四躬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于義為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及將仁宗時名儒李泰伯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錄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依禮部太常寺詳議到事理施行

講筵留身劄子三首

論安定郡王襲封人

淳熙六年四月三日

臣竊見安定郡王闕人已久近據從義即子遜經禮部陳狀云令字號今別無人當用子字子遜見年七十八合行承襲有司抑遏不為施行臣謂子遜年齒已高又投牒自訴則其人諒亦無取欲望聖慈



之理今朝廷調

兵遣將於鄂又命潭帥王佐節制本路將兵其勢益不  
難于殄滅然臣愚者之慮敢陳二說官軍列陣而戰是



其所長土軍深入險阻是其所習竊慮兩項人馬爭欲立功或捨所長用所短則鼠輩將跳梁以乘其後一也潭鄂將帥若能公心協力善不可加萬一議論異同必將謀己之勝而幸人之不勝利害尤大二也伏望聖慈嚴降指揮丁寧戒約勿使蹈二者之弊取進止

已見上殿劄子一首

論黜陟郡守

淳熙六年五月二日

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

加乎民至治高乎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至于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為本刑未嘗輕用也而以遷善遠罪為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戴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于言者無非仁言施于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為苟未便于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于民縣令眾矣勢力雖徧擇盍亦注



意于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  
間有疲癯疾病鄙拙庸謬者往改授他官不可不謂  
注意矣然臣尚以為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為能者  
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為課者多寔惠及民  
者少是以聖心焦勞於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  
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意詢  
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  
又取治狀不進者黜譴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豈弟  
之咏可繼于成周循良之盛不減于西漢此似迂而寔  
切似緩而寔急惟聖明裁幸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詳議明堂赦書

淳熙六年五月十八日

臣仰惟仁宗皇帝在御之二十八年肇行宗祀之禮當  
時所降赦書恩意特厚又別為手詔開至公之路杜私  
謁之蹊以新庶政載在史冊垂之無窮今陛下臨政願  
治十有八載德日新而又新治既進而加進其視祖武  
無間然者是以發德音下明詔卜以季秋宗祀上帝蓋  
義舉也惟是自來赦令多因諸部條具而去取之文詞  
雖繁卓然可行者少故州縣亦視為常程未免徒掛墻  
壁臣愚欲望今茲出自聖意密諭三省樞密院就此三



兩月間詳議政事施設之大者用仁宗故實數為詔旨與赦俱下至如諸路刑獄有觀望淹滯累歲不能決者州縣賦稅有輕重不均若登帶積欠名存實止者版曹憲部皆可稽考並作訪聞或貸或蠲一新斯民之耳目此實人主殊常之恩而非有司所能及也故願陛下與大臣預圖之又諸路太守到任便民五事其間亦有言一方大利大害尋常例付曹部勘當解聞施行臣亦乞命大臣表而出之取旨行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知陛下上承天心下恤民隱懽忻感戴溢為和氣自然華夷來同福祿無疆不其躋敷取進止

論郊賚

臣伏見陛下約于奉己豐于馭下中外臣民具知之不待贊也南渡以來郊賚比舊格例裁三之二陛下其仁如天自乾道中特令全支蓋三郊于此矣今季秋宗祀郡臣既免蒙犯風霜又無郊野駿奔之勞若使復受全給殆非體國之義矣臣願預詔有司除諸軍賞給格一切依前郊支散外其群臣賜予姑仍舊制支三之一不特使執事之臣受之也安其於足國裕民之政不為無補昔司馬光王安石在翰苑嘗議斯事人皆以光論為當臣之僭言蓋本于此取進止



論宗室同名

臣竊謂事有所該者廣而涉于簿書期會則雖良法美意未免以吏奸而生弊如措置宗室同名是也蓋吏志于利而已乘文書浩繁取會不一必為害于其間以去歲正月臺劾大宗正司人吏劉景及進奏官高忠信乞覓善潛錢物觀之槩可見矣大抵祖宗時宗室既少又皆聚居宮院自然立名各殊神宗熙寧以來日益蕃衍于是稍許其補外至哲宗始因宗正寺丞宋景年之請凡別祖無服親若非連名許用本字勢使之然非固畧也至于今又八十餘年矣宗支愈盛往往散居四方必

欲驟改宜憂乎其難也故淳熙元年初令川廣限一年餘路半之限滿無立名公據有官人不許參選無官人住支請給至二年八月則展一年矣三年六月又展半年矣四年四月又展半年且有更不再展之文矣其勢終不能行五年正月遂降更不立限指揮而所謂不許參部者轉而為先次參部不許支給者轉而為未放請給今又歲餘遷延如故祇如臨安近在輦轂為通判者善仁也為轉運司幹官者亦善仁也而未嘗改為况遠外者乎臣謂宗室之有官者告勅印紙一可驗名雖偶同三代未嘗同也今捨其平生付身而憑宗正吏



一紙之公據輕重益相遠矣臣又見外路保明乞改名  
 之人例具三二十字大宗正司或以為可用而宗正寺  
 則以為不可其說但云依舊重疊而不肯明言與某王  
 宮何人位何人同名然則雖不重疊而謂之重疊豈易  
 察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室參部及赴任之  
 人不候立名公據且依舊法却一面行移取會其諸路  
 定到所改未當之字湏令大宗正司宗正寺分明檢照  
 聲說與三祖下某王宮某人位某人同名即不得泛言  
 重疊庶幾稍扼吏奸仰副陛下睦族之本意取進止

乞廣西二事入赦劄子

臣八月十六日嘗奏陳廣西二事乞于明堂赦文內備  
 宣德意後來未知李接已遂平殄否今大禮在近湏至  
 奏陳者

一臣久聞廣西官吏奉行鹽法未善致李接扇惑愚  
 民起為盜賊今欲乞于赦文內一項去勘會廣西  
 賣鹽專以裕民訪聞官司奉行不虔或抑勒民戶  
 過數請買或拖欠鹽丁本錢不支除已節次行下  
 本路措置施行外如州縣尚敢違戾即仰監司按  
 劾監司失于覺察御史臺糾劾以聞

一臣昨見五月九日聖旨柳州宜章桂陽軍臨武道



州江華縣并其他盜賊經由去處今年夏秋二稅  
 並未得催科聽候旨揮蠲放近聞湖南漕臣陳孺  
 已體訪到二千五百九十八戶總計夏秋稅錢四  
 千三百四十五貫銀二百三十六兩米三千三百  
 石有零八月十八日降旨並特與蠲放聖澤如春  
 孰不感歎今來廣西被擾州縣似稍濶遠欲乞于  
 赦文內一項去處云勘會廣西州縣有曾經盜賊蹂踐  
 及經由去處仰帥臣監司疾速取見指實開具以  
 聞當議蠲放稅賦

右臣伏料聖明已有處分若得付之赦逋風動海隅自

然破草竊之心解愚民之惑伏取進止

臣妄陳已見未必中節或是朝廷見已施行伏望聖  
 明特賜寬宥

論明堂太廟拜跪劄子

臣近者終觀宗祀展日指揮旋聞一切如舊仰見陛下  
 誠心感格天步輕安臣子之情不勝忭蹈惟是十五日  
 太廟逐室行禮奠幣酌獻升降至再拜跪頗多按樂記  
 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氏註云若于清廟大亨然又  
 禮器載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子路預  
 為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許其知禮夫君臣之制雖



殊祭祀之恭一也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前期節文斯禮使有定論協于簡易之言免令有司臨祭疑懼若陛下奉先思孝寧過乎禮自不以此為勞則固無可議者臣不勝蝼蟻奉之誠謹具手劄奏聞伏乞睿照

九月後殿對劄子一首

乞因明堂晴霽警戒

淳熙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臣竊見宗祀將受誓戒陛下初慮拜跪稍妨欲令改用季辛既而聖慮默與天通玉趾勿藥而愈暨景靈宮朝獻陛下又不以冒兩為憚成禮而返緣至太廟詔徹儀衛却車輅用示貶損之意曾未旋踵即遂晴霽明堂行

禮之夕氣象清肅星月燦爛謂天難謀乃爾易見謂天蓋高乃爾易回不待執珪幣陳犧牲而景貺固已駢臻矣臣聞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界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陛下前之一念寔有得乎此臣願益克是心見諸日月自然國家日益安寧福祚日益綿永蠢彼夷狄亦將因干羽而來格此舜禹已試之效非臣之私言也取進止

常請朝對劄子一首

論依字

淳熙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竊見臣下凡有奏請或自內批降或三省批旨其可



從者皆謂之依是以唐穆宗為太子每書依字輒去人  
 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憲宗聞而嘉之夫全書  
 猶在所避則有司臨文與決之際不可一律用此字明  
 矣臣竊見六部文案凡所施行逐曹郎官隨事筆于  
 前長貳例皆判依于後相承已久無敢改易揆之事理  
 深為未安臣愚欲乞明降指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  
 以行字代依字庶幾稍嚴上下之制伏取進止奉聖旨依

奏議卷第九

奏議卷第十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三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隱岫對劄子四首

論差宗室作教官試官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竊見熙寧二年始詔祖宗袒免親將軍已下願出官  
 者聽願換文官者與試知縣願領廳應奉者依外官法今歲月已往爭自濟勵才華議論殆與寒士齊驅則其

任用之際不宜薄也昨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曾  
 降旨揮宗室及第人今後不許乞教授差遣吏部亦不  
 許注授至乾道八年五月七日因第一甲及第人師烜  
 自陳方許集注教官其第二甲以下依舊不許又外路  
 差解試官之際亦多不及宗室且鑠應既依外官則注



授考試何可獨為限隔得非以其取之易故疑其學術之未至耶竊見近降十一月初七日指揮宗室有官鑠應無官應舉省試每十人<sup>取八</sup>比之諸路得解進士分數已不相遠今若一用省額取放却將考試<sup>集</sup>注教授及朝廷擢用之類並令與庶姓登科人一同則取之既精待之益厚才如歆向將復見于今日如合聖意乞付有司施行

論戰功王照悞超轉兩資

臣竊見向有條令自武翼郎至武經大夫凡磨勘及賞典並超一資謂如武翼郎起過武義郎直轉武經郎之類惟有戰功人即超

兩資謂如武翼郎起過武義郎即直轉武經郎之類至武略大夫以上其秩

序已高故在法凡磨勘及非次轉官止合超過一資今

有武義大夫王照曾立戰功本部用例擬超兩資遂跨

武經武畧大夫直轉武節大夫臣謂武畧既止超一

資之官不應猶薦二級只當超武經一資而轉武略大

夫事理明甚只緣自乾道淳熙以來武義大夫劉興劉

儀杜千焦擴等皆承例悞超兩資若不奏陳恐王照却

疑有司今日之悞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自今並令

改正取進止

乞修架閣庫



臣先於淳熙二年十月內曾奏陳六部架庫閣文書浩繁屋宇損敝乞照紹興十五年置庫指揮使嚴加整比及今有司早行修葺當時曾奉聖旨依奏其庫屋宇令臨安府檢計修葺經今又已四年近日輪印官點檢則所謂屋者仰視乃與天通傍觀殆無壁落兩月前曾有人艤舟于岸偷竊吏部案卷勅黃之類欲載往外州作故紙出賣既覺察擒捕即投棄水中慢藏誨盜必至于此臣愚欲望聖慈詔有司日下計料修整毋若徃歲視為閒慢官司虛降指揮兼六部架閣主管官共四員自來臨安府應副居止若就庫側兌換廨舍使其朝夕便于檢校免致疎失關防之要術也所有臣原札子併錄在前今取進止

論刑寺截會奏薦人用片紙回報

臣竊見文武臣陳乞蔭用補合就刑寺截會平生有無贓私罪犯候到即憑以上鈔自來例是本寺當行人用片紙節略元文批報更不經由官吏簽書深慮漏落差舛無以稽考欲望特降指揮凡遇截會蔭補之人並令吏部專一符下刑寺刑寺以公狀錄所犯全文僉書寺官用印回申庶可憑信革絕奸弊取進止

倚桂殿札子二首



論劉洪道贈官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近見靜江府申奉議郎劉良弼乞依明堂赦封贈父母臣契勘本人父劉洪道在建炎間身履軍鋒保全青社指麾將帥期復舊疆厥後四明斷橋雖未盡善然倉猝排難有勞可書累經太上擢用遂至寶文閣學士左通奉大夫紹興十一年秦檜欲誅岳飛以洪道嘗與共事諷言者彈擊累數百言皆指飛也身沒之後子孫流落不振未經牽復今若止同士庶贈承事郎不惟人情有所未安兼在法父曾任待制以上職應贈官者官雖卑並贈大中大夫本人係曾任待制以上止緣帶責降

官有司未敢引用上條又法諸曾任宰執責降而因子贈官者準執政官法以此推之侍從責降恐亦可以此擬欲望聖慈以臣所陳降付三省或令勅令所詳議施行取進止

其後劉洪道特復元官職

乞指定親民官職劄子

臣伏見淳熙吏部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諸曾除名公罪或原犯枉法及監主自盜贓罪者永不得入親民又有因臣僚論列特降指揮永不得與親民差遣之人前後甚多及到部差注之際除右選立定知縣軍使役縣尉知城堡寨主係是親民外自來左選例以知



州知縣為親民其餘通判簽判之類並無明文可以依  
 據侍郎左選雖于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因申明  
 破格檢法官帶說職官錄參判司丞簿尉皆是親民亦  
 不曾明降指揮注擬之際往：疑誤不一利害非輕今  
 來欲望聖慈降付三省下勅令所參照條法將通判簽  
 判職官下至曹掾丞簿等一指定某職係是親民某職不係親民庶幾  
 銓部有以執守免致差注異同別生奸弊其考功令所  
 載監當親民自謂資任立文即與差注不同伏取進止

謹筵留身劄子一首

乞考初元之政

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玉牒所脩仁宗皇帝寶元慶曆十年事迹成書  
 前期告於祖宗至日陛下御前殿而受之事體加重如此  
 臣知陛下非專以纂述寶藏為恭也正欲考前規而允  
 蹈之也當是時仁宗在位已二十年西夏再盟中國無  
 事方且幸龍圖天章閣手詔輔臣歷言時政其大畧謂  
 公私匱乏任進多門牧宰罕聞奏最將帥艱于稱職制  
 度未立簡擢靡臻虜態難常獻言少寔各俾條畫用脩  
 不虞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陳上  
 躬之闕失左右之朋邪中外險詐郡縣暴虐以至法令  
 之未便朝廷之幾事皆附于篇以脩採擇又御迎陽門



召知制誥待制至臺諫官等詢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預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謬人害政奸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悉對於篇夫以光明盛大之朝而凜然常若危亂在朝夕者何也蓋以自古人主在位既久則怠惰或生天下已安則侈驕易至故以唐太宗身履百戰肇基王業馬周猶告之曰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而太宗亦自問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徵旋有十漸之疏夫太宗既聖矣猶待臣下隨事正救乃克無悔豈若吾仁宗德盛而愈謙世治而愈畏枚舉政要徧詢近

臣此慶曆之盛所以遠邁貞觀而裕萬年所以遠邁有唐也歟臣仰惟陛下聰明文武本乎天縱克勤於邦則分陰在所惜克儉于家則一毫無妄費獎拔賢能不間幽遠聽用規諫每容踈直上畏天命下恤民隱凡帝王有一於此足以致治况陛下兼而有之乎雖然行健不已者天之道也不息則久者人之誠也陛下日謹一日將二十年仁宗慶曆維其時矣臣願因玉牒之書以遠繩祖武考初元之政以益新盛德使馬周魏徵無以伸其喙而貞觀事業不足進于今則四海何患不一統太平何患不立致陛下留神而已臣不勝拳拳伏取進止



參知政事劄子六首

論措置營運

淳熙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臣竊見今早三省樞密院進呈兩浙轉運司諸路總領所  
 住營運已及一年合依原降指揮再行措置聖意深以  
 擾民為慮且謂金陵蘆荻之價頓增兩倍其餘可知他  
 日須別得一項指擬之錢庶免營運臣有以見陛下既  
 念諸軍之累重又思民力之寬裕盛德益與天通矣惟  
 是歲給有常豈容中輟臣退而審計淳熙七年已支之  
 數每半歲共合用錢十六萬三千有餘貫兩浙運司應  
 軍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貫六百文淮西總領所應副  
 馬軍行司建康池州都統司三萬三千貫文淮東總領

所應副鎮江都統司二萬五千貫文湖廣總領所應副  
 鄂州江陵府江州都統司四萬三千貫文四川總領所

應副興州興元府金州貫文今日據江西提刑司申拘籍到  
 都統司二萬四千貫文

撫州停賊人黃藏器等家金銀田產共計一十四萬五

千餘貫只此一項自可充淳熙八年上半年貼支之數

若令總領轉運措置將朝廷所降本錢依常平法隨置

司及屯軍處各開抵當庫一兩所專收息錢應副諸軍

則不惟明年下半年便有指準兼事體正當久遠可行

又免侵州郡歲額奪商賈之利其間不樂者不過富民

有質庫之家耳然不足恤也臣以眾中不敢開陳輒具

劄子奏稟如或可採乞作聖意宣諭三省密院措置施



行或且令再將上取旨蓋日今方是六月少緩數日似未為晚臣受恩深厚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若無可採即乞恕臣謬妄之罪伏取進止

臣早來又聞聖諭廣德軍雨水事偶得本軍廣德縣丞

周梓書內有小帖子謹同進呈伏乞睿照未後進入次早批出措置

營運來日再將上

論選擇東宮南人才為蜀中監司

淳熙七年七月一日

臣昨日見折知常奏知黎州李福謙疾病不才且謂制置司辟置未免應副人情乞早差官其言似亦有理臣謂守邊若得公明廉潔之吏則平居處事有妨緩急隨

機應變不在別假事權添屯軍馬自可仰寬憂顧一或

用非其人適足資其妄作搖動邊情耗蠹民力此不可

不察也且蜀去朝廷甚遠全在監司為陛下之耳目土

人以鄉曲之故未免有所牽制其間雖有自東南而往

者或以家貧年老或緣罪廢之餘往：迫不得已然後

請行豈暇為國家建久長之策刺舉所部之賢不肖哉

臣竊因知常之言出自聖意明諭三省公共選擇東南

人才操心公正識慮闊遠者三教人依近日崔淵例漸

與蜀中監司兩易按祖宗舊制量與推恩庶忘遠適之

勞蓋監司得人自能公心刺舉郡守郡守得人自然銷



未形之患成久長之利與夫更張法令遙度事宜其利害益相萬也昨蒙聖諭有所見密具奏聞輒冒昧及此伏乞睿照

論延重奏薦

淳熙七年十月十三日

臣蒙恩拔擢非常苟有可以裨補朝廷少圖報稱自當竭盡無所顧避惟延重奏蔭一事緣臣頃在吏部執此甚堅近日亦曾言立法大意今恐涉遂非好勝之嫌不敢強辨然心有未安須合奏知竊見文臣任提點刑獄以上奏薦法其立文首云應蔭補者此四字乃本條要切之語蓋以官未至正郎却係提刑資序則其履歷甚

深故許奏薦非謂凡任提刑釐務及一年者不問是何資序皆許奏薦也只如趙燁任江西馬大同任湖北日經明堂大禮釐務皆及一年止緣未是提刑資序銜內帶權發遣以故不敢陳乞况此條專為文臣而設二人乃未嘗引用今延重係武臣提刑帶權發遣豈可却援引放行蔭補乎臣欲乞出自聖意令吏部刷具數十年來文臣提刑奏薦年限未及者官未至正郎或帶職員郎曾與不曾用上件條法放行恩澤則予奪可立判矣伏取進止

論步軍司多差撥將佐往潭州飛虎軍

淳熙七年十月



十三日

臣竊見湖南帥臣辛棄疾以本路地接蠻徭時有盜賊  
 創置飛虎一軍免致緩急調發大兵截自七月已有步  
 軍一千餘人馬軍一百六十八人起蓋營寨製造軍器  
 約至來秋可辦預先撥屬三衙專聽帥臣節制庶免他  
 時潭州占破差使八月十八日已奉聖旨撥屬步軍司  
 至九月十九日岳建壽奏審合與不合差官又奉聖旨  
 差統領官一員事體已為允當已而建壽言却欲依步  
 司諸軍格式分置隊伍差撥諸色合千人於是統領之  
 外共差將官四員撥發官一員訓練官一十五員

內馬軍將

五員步軍將合千人八十九人  
部隊將二十五員並馬軍押雍隊四十員並步

軍諸色教頭十七人醫人見今申尚書省下糧料院分  
數醫二人統領將司五人

摩請受前去臣雖書生不嫻軍事偶有三疑不敢輒隱  
 若其不中於理望陛下憐而恕之臣聞蠻徭僻在溪洞  
 惟土人習其地利可與角逐所用鋒牌器械專務便捷  
 與節制之師全然不同此則辛棄疾創軍伍之本意今  
 若一切教以三衙戰陣之法深慮所招新軍用違所長  
 一也馬軍未及二百人而差將官一員部隊將二十五  
 員必須量破使令則是部曲少而主者多或有十羊九  
 牧之患二也凡三衙偏裨日赴教閱紀律甚嚴不容少



息聞有外路優輕去處必是計會請行在步軍先減見  
成之人于飛虎未見其益三也今若只依已降指揮且  
差統領官韓世顯或更差正將一兩人前去與辛棄疾  
相度只就飛虎千五百人中推擇事藝高強為衆所服  
者為教頭押隊之屬既免虛占衛兵亦使上下相習似  
為兩得况棄疾止欲先得軍額未嘗陳乞將佐欲望聖  
慈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著庭不必備官

淳熙七年十月十三日

臣竊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雖有定員紹興以來未嘗  
官備蓋以職任清高實為左右史之儲惟真才實能乃

可處之近來館職多有未歷監司郡守既不可為郎往直  
遷卿監其用既驟尤不當泛而進茲者著作郎宇文  
子震帶本職出為淮東總領見今郎佐已有三員自不  
為少正宜虛位以待奇士緣近歲士風奔競遇有一闕  
即干求騰那失涵養之本旨况今在館之人並非久次  
姑令安職少厚士風有何不可先事而言少禪聖主作  
成人才愛惜爵秩之意臣之職也冒昧密陳仰乞睿照  
論宗室省額及臨安奏命官公事批付三省  
臣有管見二事奏稟如後

一臣伏見陛下于宗室解試省試立額事曲軫宸慮



至於再三蓋欲悠久可行固難輕易出令臣適思  
之解試雖是取士之源而入仕多寡全在省試今  
解試已自終場放榜之日甚近臣欲乞來日宣諭  
三省將解額隨宜降旨所有省額續聽指揮蓋其  
間節目頗多近者有司緣日子迫促不暇仔細分  
別今去省試尚有半年熟議而行似未為晚

一臣伏見臨安府承例凡內降或本府小可公事往  
往徑取旨斷遣若止是軍民徒流笞杖他時別無  
關會固可一面施行今月十一日有前承信郎郭  
宗厚因違約束特編管三百里十四日忠翊郎吳

公佐不合教唆謝迂妄狀特追一官勒停次日承

信郎謝章不合鼓扇物價特送鄰州編管德治皆

已允當只是三人偶係命官既未除名將來遇赦

必乞依條叙理或移放之類令臨安止申三省照

會並不曾畫旨下吏刑部及大理寺縱使經曾申

部逐部亦難奉行深恐有司別無憑據他日或啟

樊端兼數日之間三次如此例已成熟萬一事有

大于此者防微謹始不可不慮臣欲望聖慈密諭

吳淵令將此三人行遣徑由朝廷飜黃行下况目

今內中諸司取索一物行遣一吏逐處無不申審



取旨今臨安非是全然不申但正申照會于理寔  
為未安臣欲乞日後臨安所奏公事遇有事涉命  
官等並批降付三省行下庶合舊制臣以政體所  
繫密具奏知更乞聖裁

奏議卷第十終

奏議卷第十一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四

參知政事 劄子十首

乞免閩浙收買軍器所牛皮

淳熙七年

臣仰惟陛下以浙東禱雨未應內批禁止屠宰甚嚴夫  
雞猪鵝鴨本以養人聖意尚且曲推不忍之心况牛者  
稼穡所資固不欲其齧棘而就烹剝但器甲所需誠有  
不容已者臣前日見密院閔因軍器所陳乞拋買牛皮  
一萬張行下浙東福建兩路限一季收買臣初謂急缺  
要用不敢有言連日詢訪却知近日歲額諸路取解黃  
牛皮二萬五千張而第十三料又收買三萬八千餘張



數目浩瀚緣實到者常不及半然而已能足用故本所  
申出剩牛皮六千一百張此則其未至闕用明矣臣今  
欲乞出自聖意念浙東歲事既未可必來年耕牛不可  
多殺令軍器所且將出剩牛皮對減兩路拋買之數或  
且寬展期限免致州縣寅緣科擾臣每觀陛下仁風愛  
物無所不用其至常懼無以效其愚偶有所見冒昧以  
言伏望聖明特賜矜恕

同趙相王樞因四朝史志成書乞與李燾推恩

淳熙八年二月

臣等仰惟陛下崇爵祿以叙富貴公賞罰以覈名寔蓋

禀：乎周漢之上矣臣等退相告語常欲推廣德意見  
於奉行之際庶幾昭明功效激勸多士近者四朝史志  
成書臣雄脩位宰司適叨典領臣淮臣某並以曾經修  
纂各蒙增秩加恩隆天厚地之施祇服震恐其有留心  
斯文功用顯著偶緣去朝未被醜賞隱而弗言心則有  
愧臣等伏見大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遂寧府李  
燾博考舊聞網羅逸事修成績資治通鑑長編一千卷  
其自熙寧至靖康六十年中朝廷之所施設群臣之所  
議論推原審訂登載甚詳今之史志撫取寔多又其間  
地理一志全出燾手昨燾外補臣淮臣某移文取索乃



上送官臣雄檢照紹興二十八年初進徽宗皇帝實錄  
提舉官右僕射湯思退言翰林學士汪藻修元符以來  
詔旨八百餘卷實錄多所取正望加褒錄以勸忠勤有  
旨加藻端明殿學士諸子悉與堂除差遣燾之長編助  
成史志正與藻類藻猶褒于身後燾况值于書成若止  
令與曾任史官在外之人例減二年磨勘似未為允欲  
望聖慈稍賜甄別特予轉官既彰聖朝念功之實亦使  
臣等免蔽善之譏其于總核不為無補冒竇宸聰伏深  
戰懼取進止

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李燾依已  
降指揮減二年磨勘外更與轉一官

論殿宗室換官恩科推恩

淳熙八年閏三月十  
壹日

臣伏見殿試來日唱名偶有管見二事竊以奏聞如後

一宗子試有兩等其一原是武官試換文資謂之鑠

應舊格先轉兩官然後換授

今次共  
有八人

其一原是白

身直來就試謂之應舉舊格特循一資然後注授

今次共  
有九人

臣謂鑠應人先轉兩官恩數委是太優新

制罷已得允當但應舉人依舊循資却似不均今

契勘得鑠應八人除忠訓郎善采合換京官外其

成忠郎汝僚師粟師愚師程四人並合換從事郎

保義郎伯友希輝二人並合換修職郎承節郎汝

寯一名止合換迪功郎別無恩數反不若無官應



舉人却循一資之為優也欲望聖慈臨時當殿降  
 旨有官鑠應宗子如所換官只是選人即候參部  
 日特與依無官應舉人例各循一資或循兩資亦未為過蓋須  
用考第舉主京官則否比之逐舉先換兩官盡改  
方改京官京秩其利害大段不侔而又可以示均一昭恩意  
 况善采等陳詞未已將來豈免量加循轉不若出  
 自聖意先與施行之為善也

一臣近者恭聆聖諭以為今次恩科雖曰三分之二  
 入第五等然既許納勅則後舉赴特奏名者益眾  
 三人取一其數仍在臣退而再三思慮欲乞出自聖

意候第五等人給勅謝恩之際特傳恩旨如不願  
 納勅並令吏部特給綾紙與補不理選限將仕郎  
 既無所得又非品官而使日暮途遠者有以藉手  
 而歸竊計欣然願就者不必可以坐銷後舉再試  
 之人寔清將來入仕之路

論吳飛英赴官遷延

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伏見浙西監司與外路不同帥漕專應辦輦轂不暇  
 賑恤所部惟藉提舉常平專任其責昨自趙伯渙去官  
 即乞催新官吳飛英奏事繼復取旨催促聞其人近在  
 處州今數十日猶未到闕臨事遲緩于此可見雖暫令



韓彥質兼權終是守土有妨延歷緣近例不許換闕臣  
不敢越次奏乞改移然念數州欽散之權所繫甚重難  
徇一夫而忽一路欲望聖慈來日特賜宣問商量或嚴  
行督促或速議換易取進止

論檢舉諸軍磨勘

淳熙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竊見樞密院錄到二十八日葛邲札子乞將諸軍置  
籍預先一季檢舉磨勘此事將來必至更改但恐指揮  
既下收之實難事涉軍旅尤宜審重况見今文臣惟行  
在供職侍從方許一季前檢舉磨勘然亦須批問取索  
若在外侍從則必等候自投文字其餘庶官又可知矣

夫無功磨勘前人每議其 但行之已久勢難改易故  
凡不來者不强也今從軍之人動以萬數無故創檢舉  
之制何以待有功之人况此曹不熟條令少習文墨此  
命一出軍吏及部胥得以相為表裏或增損年甲或竄  
易歲月失于計會則為入籍稍得賄賂則亟與施行名  
器滋濫弊倖百出初欲為惠後將有不均之怨其為利  
害非止尋常臣所謂將來必致更改者此也若文字進  
畫乞聖慈更與密院商量仍略詢有司除在內侍從官  
一季前檢舉磨勘外其餘內外百官有無似此體例則  
輕重是非可槩見矣取進止



乞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買內地田土

淳熙

九年七月十四日

臣蚤來面奏張演所乞令思州黔州守臣說諭諸田將所買田土盡行獻納事緣干涉邊面欲且仔細商量蓋有三說今具下項

一臣之伯父利見紹興初曾為黔州通判臣幼年聞說思州與黔州切鄰本是夷境軍興之際田氏將帶州兵北扞金虜朝廷嘉其忠義待遇甚至緣此二州之人通婚姻置產業習以為常即與田汝弼隔驀來施州置產召鬧事體不同今一旦因田

祖周一族獻納隔州所爭之田遂盡令獻納積年所置鄰郡之產而又明言永不得與夷人交易示以拒絕之意竊恐有所未安

一契勘此事本緣張演與林栗互有異同演恐栗擅說諭之功必欲有以相勝故因高震之言輕議及此况思州權州今乃是田祖行與祖周自不相能必不肯使其所部之人盡獻祖產利害頗多不可不慮

一所降指揮雖曰說諭毋得抑勒然聖旨既下遠方敢不遵從又張演見為漕臣自應力主其說觀望



抑勒勢所不免他日或致紛：彼必謂得旨如此  
可以藉口况田祖周一族耳尚能越黔入施與譚  
汝翼仇殺不已若諸田合力其勢必盛雖小夷初  
無足畏然消患未形亦當早為之慮

右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或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置  
內地田土凡幾族幾畝各係甚年分置到不數月便得  
詳細或且作朝旨委帥漕先次相度候見曲折旋降指  
揮似未為晚未審聖意以為然否臣備位近列自當以  
承命為恭若利害稍大又不敢有隱于君父亦嘗以此  
稟丞相淮緣已得旨施行難于中輟不免審具此奏仰

乞睿旨

論和糴

臣昨見商量和糴行在約三十萬石既是地近不妨臨  
時降旨今偶聞米價日減恐目下便合施行但近緣印  
會子稍多止可作七十七十一文行用若更捐一二分  
見錢則所費不過一二十萬貫而輕重相權其利極溥  
此<sup>事</sup>臣思之甚審蓋將來有所調發不患見錢不出故  
也又臣每聞陛下預念年歲之豐歉陰陽家說亦行採  
訪臣未嘗不嘆仰聖德孜孜民事頃刻不置非如群臣  
止苟目前而忘遠慮也臣數日前因五更視月見歲星



粲然於其傍考之占書亦歲饑嘗問太史局官或云是犯或云近爾以臣觀之有德可禳聖主固已優為有備無患人事自當預計但令儲米稍廣則所謂錢物自可力致謹密具奏聞伏取進止

論川廣守臣奏事

臣近日屢見議者乞令四川郡守奏事已有旨依奏臣嘗求其故蓋由舊制闕到半年前方許奏事川廣遼邈必至愆期緣此遂有指揮許本貫結罪保明與免奏事人既樂于便道之官自然憚于萬里入對今有新知彭州宇文撰正用此制見進入文字如經睿覽更乞聖裁

或日後因擬郡之際特賜宣諭自今川廣守臣不必以闕到半年為限終有除命雖是三二年闕便許赴闕奏事既免臨時妨其赴上彼亦無詞可以自解似為允當若其才力顯著或急欲任使固可旋降指揮此特為平常者設耳謹密具奏聞伏取進止

論四川通判闕歸堂

臣備員政路凡有所見只合榻前陳述或恐辨說再三有失事體又念每蒙聖訓不敢雷同闕默臣前日面奏臣僚既論遠方郡守湏令入對不若隨除授時早賜處分蓋緣見今有乞郡者將來必援舊制只據所居州軍



保明例入文字與免奏事則所降指揮復成虛文矣臣  
又曾面奏緣四川無堂除通判闕凡簽判知縣往得  
郡今見有乞廣安軍者與其超躡如此殆不若以通判  
數闕歸堂之為愈也二事更乞聖慈特賜詳酌取進止  
乞差侍從充社稷九宮壇初獻官

臣竊惟社稷之重次於宗廟至如九宮貴神則主風雨  
雪霜雷電疾疫之事唐明皇帝蓋嘗親祠東郊真宗亦  
差前執政行禮是以凡遇郊禮宗祀不欲旅祭于百神  
之列專命臣僚即壇歲事蓋重之也近歲偶失討論指  
為優輕去處多差近下有故臣僚甚非國家敬共大祀

之意臣雖欲畧正其失而有司襲常蹈故率不見聽欲  
望聖慈因朝殿時特賜宣諭今後各差侍從官一員充  
社稷九宮壇兩處初獻官庶幾情文稍稱可以祈豐年  
報靈貺兼自來遇本處奏告猶命大臣或禮部長貳行  
禮而况大享之時乎取進止

樞密使三首

論舒濠守臣奏

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昨見王希呂奏守北峽關利害得旨下池州張詔江  
州趙永寧議定近據二人奏所部兵數不多池州已認  
巢縣江州又照管陽羅俱無力可及北峽臣再三思之



兵力誠有不及按北峽在舒州境內相去不遠今雍希  
稷偶已致仕若舒州守臣得人可使揀選民兵付之防  
守免至別調大軍又濠州趙不違與通判不流是總麻  
親乞回避兩郡雖曾除代能否尚未可知欲望來日宣  
諭各別舉可用之人使填此闕寔為要務謹密具奏知  
伏乞睿照

論屯田事合同進呈

臣伏見郭剛初條具到屯田奏狀御封降付三省樞密  
院後來三省止是博詢衆論未有定說臣所以不敢干  
預今者錢良臣郭剛劉光祖同狀申到條具次第內有

差撥六軍戰士一千五百人兼有修葺營房一節依祖  
宗成憲及乾道樞密院工房格慮合通知調謂如差撥  
軍士即合要見入隊不入隊之類若不先事奏陳深恐  
臨時或有抵牾兼檢照乾道元年委郭振理會淮東屯  
田節次條具行遣並是同共進呈宗案查見在密院近  
來數有文武官問臣屯田次第臣以不知為對聞者往  
往譏臣避事失職臣實無以自解况本朝河防不屬密  
院而趙瞻劉奉世輩在西府日自乞干預當時人以為  
是蓋大臣與國同休不應苟避形迹今臣止是欲舉本  
職以逃官謗非敢欲預三省之事伏取聖裁



乞令四川制置司通知馬政 淳熙十五年

臣聞蜀有邊防有馬政前後議者多云二者必須相關然後事體歸一朝廷亦嘗屢行申飭矣其如制置司專任邊防市馬多寡在所不問都大司專主茶馬支費浩瀚有所不惜若非兩司通知其利害則雖欲使之協力何可得也且陛下以全蜀兵民之寄付之制帥雖御前諸軍猶許節制總所錢物猶得商確而馬政獨不預聞可乎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今後凡每歲市馬若干價值增損若干收支茶絲銀兩若干並令制置司通知如此則論議歸一邊防馬政不致相妨寔為悠久之計

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一 終



奏議卷第十二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五

右丞相劄子五首

催薦士降旨

淳熙十四年四月七日

臣輒瀝愚誠仰塵睿聽臣自蒙簡擢備位侍從更歷二府一意孤立未嘗薦引人才每為中外誚責此固眾所共知不敢欺罔茲因除拜朝士皆援例迫臣謂難但已躊躇久之方敢以四人姓名薦聞又恐駕坐稍久一時失于詳奏既同列及侍立官皆知留身之由決須轉相告語今既累日未奉處分往：私相指議在臣委寔汗顏蓋以受任之初觀聽甚有所損欲望聖慈曲賜矜念



如程大昌王謙曾在班列聖意或有所疑只乞將劉荀  
陳士楚兩人特降收召指揮臣却自作意度諭令辭免  
庶幾稍全事體不至別有議論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慄  
俟罪之至伏取進止

論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未穩

淳熙十四年十月二日密院指揮鎮

江諸軍令今冬大教一次其老弱殘疾不堪  
入隊人就行揀退却選少壯人補填無則暫  
缺候教閱畢開具聞奏所有  
合用錢令總領所支撥應副

臣適觀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有以見陛下欲蒐簡精銳  
汰去冗濫寔治軍之要務但事既涉眾當使由而不知  
若直云就行揀退則恐眾謂本非教閱乃是揀軍其揀

退之人未審何以處之惟復便令離軍或且撥充隊外  
一有疑惑難于戶曉况劉超起自鎮江軍中方此試用  
同時等輩必有存者去取之間須令合于人情欲乞且  
降指揮云其老弱殘疾願充隊外人候教閱畢開具奏  
聞却密諭超及吳琚逐漸措置甚不為難所貴眾心帖  
然別無疑慮又楚州出戍及揚州武鋒軍馬事體既同  
恐合一就處分倘臣言可採即乞候奏入留中來日再  
與密院商量或指揮已自先行即金字牌足可追改臣  
竊惟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乃  
是令酌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自當因事獻



替是忘僭越密具以聞萬一愚慮弗協於理伏望聖慈  
特賜矜恕臣無任惶惧之至

明日上諭密院只降指揮  
云鎮江諸軍令今冬大教

一次合用錢令總  
領所支撥應副

論蕭燧吳回轉官

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竊見近降指揮諸司賞典並用紹興二十九年例緣  
當時正差按行一使乃葉義問衛茂寔並不曾轉官蓋  
義問以執政而辭茂實自用都大監領轉行兩官係就  
一處推賞今來葉翥依紹興十二年例差充覆按使復官  
推賞已用鄭億年例臣昨來內殿所以併及蕭燧者蓋  
十二年按行使副万俟卨等皆轉兩官故也指揮若行

燧必自奏至如吳回止該一賞即與衛茂寔不同自合  
轉官臣今預奏曲折庶得聖心先賜審度數日間面奏  
之時便可處分伏乞睿照

論密院徑除文臣帥

淳熙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臣昨晚伏見密院得旨移易沿邊三路帥臣共一指揮  
仍各令不候受旨疾速之任內高夔係是文臣祖宗以  
來至於今日無此故事臣備位宰司若遽奉行是為失  
職况廬州揚州別無監司而三處皆聚兵築城高夔熊  
飛豈能便到亦須指揮以帥事付之何人方可起發伏  
望聖慈預軫宸慮庶幾來早得以面受處分伏乞睿照



論密院徑支四川經總制錢

臣頃在密院因吳挺乞均諸軍請給與之往復兩年然後詳備又恐金州興元軍則例差殊就令總所取會方知合貼十萬緡之數當時未嘗降指揮者蓋審之重之恐三省惜費耳近來密院徑就四川經總制改科錢內撥十萬緡貼助既非本院錢物不應三省全不預聞徑自取撥臣是時泯默奉行已失其職便當自劾引去繼蒙聖諭恐虜人來賀聖節或爭禮儀令臣等任責緣此未敢控訴只俟將來人使出門臣即露章有請免妨賢路伏望聖慈併賜憐察

判潭州

乞錢米修潭州外城劄子

臣伏見潭州控扼湖廣號為重地外城周回二十二里紹興初李綱折彥質皆議葺治會替移而止自後六十年間日就堙圯東南一帶基址僅存則又木生其間雜以荆棘根株牽引榛翳折裂臣自到任委官差人逐漸芟雜始見損壞去處若不及今修築必將蕩然無復藩籬之限緣州郡事力不足未敢輕易措置又慮遷延歲月他時費用愈大除已開具丈尺物料細數申三省樞密院乞賜敷奏外欲望聖慈特降度牒并官會共十萬



貫就撥椿管米三千石付漕臣豐誼提督其事仍摠收  
支本州不敢稍有移用專令飛虎軍統制韓世顯同兵  
將官各以所部士卒分頭工役委通判魏熊夢蘇森計  
置物料協力應副並不許一毫科擾民戶旬歲間可以  
畢工庶幾隱然金湯壯湘楚之形勢寔為永久之利伏  
取進止

同諸司列薦陳自修蘇森奏狀

紹熙三年

伏覩紹熙三年三月十九日勅臣僚上言監司列薦不  
得獨銜所薦每章不得過三人奉聖旨依瀆至奏聞者  
右臣等竊見承議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陳自

修性資端亮誠慮通敏所居之官公爾忘私自來選人  
京官最憚作邑自修歷郢之京山銜之來陽湖之安吉  
寔滿三任後兩邑素號難治惟自修治效卓然造朝之  
日不事干謁徑赴部注闕而歸恬于進取如此士大夫  
莫不推之又宣義郎通判潭州蘇森文定轍四世孫開  
爽練達恪守家法作邑佐州吏事甚長昨本路提刑盧  
彥德兼權帥漕首以名聞籍在中書未蒙甄錄近者柳  
州缺守諸司方議荐此兩人會聞朝廷差官而止今皆  
去替不遠欲望聖慈特加擢用隨所任使必有可觀他  
日或不如章臣等甘坐謬舉之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醴泉觀使準詔言事

求言詔 紹熙五年

勅某朕以菲質嗣承丕圖臨政云初惧未明于治理  
求言是<sup>急</sup>冀咸盡于忠規深惟舊輔之賢方遂殊庭  
之佚好觀故事雅推聞見之該入告嘉謨夙倚贊襄  
之久固幾微之洞識亦幽隱之必通民生之利病無不  
周詢朝廷之得失無不素講固宜披肝胆以露奏排  
閭闔而上聞矧于播告之修示以咨諏之意卿其稔  
思予指明聽斯猷竭愷切以備陳審安危而歷述庶  
裨善治<sup>政</sup>敢怠虛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熟卿比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回奏

臣伏準七月二十一日求言詔書一道臣恭惟皇帝陛  
下臨御大寶聖德日新博詢讜言圖回盛治不遺老臣  
特下璽書之寵臣伏讀惧凜無所容身自當披肝瀝胆  
上裨初政之萬一但臣連年抱病今夏絕而復蘇心勤  
形瘵氣息僅屬平昔既無嘉謀遠慮可補大猷况衰殘  
垂盡之時安能有所獻納謹陳四事仰塞明詔言無倫  
理冒瀆宸聰臣無任戰汗俟罪之至

一曰聖孝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孝為本漢



以火德而興本朝亦用火德王天下按五行火主  
孝故兩漢帝號自孝惠而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  
亦然今陛下受天眷命光澤中夏宅太上皇帝皇后  
春秋鼎盛而得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養無疆  
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禧太皇后為曾祖母重華  
皇后為祖母宮闈鼎立自古簡策所載人主奉三  
世之親如今日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  
勤克陛下天性之孝光於祖宗使火德蕃昌照臨  
萬方在聖德固優為之何待贊也臣偶有愚見輒  
冒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有啓事而皇太后亦

有長信啓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  
或用士人夫以椒殿深嚴猶參用士人典領宮掖  
况太上皇帝居東宮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已五  
六載用人多矣其間豈無久被簡知可備顧問者  
今娛侍左右不過中貴數人誠能若稽古昔乘間  
奏請稍沿漢事於太上舊臣中遴擇一二人入則  
侍清問出則從游幸談論賡歌以樂聖懷斯亦養  
志之大端也若謂古誼不可遽行臣請引近事為  
証靖康初徽宗內禪之後首命中書舍人譚世勸  
等以顯謨閣待制主管龍德宮甚被顧遇至今以



為美談高宗內禪壽皇亦嘗命錢端禮使德壽宮  
惟重華移御日淺未暇及此况累朝止奉母后比  
近世事體不同惟陛下與大臣熟議酌古今之制  
而行之

二曰敬天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祿故愛  
民則欲如天之仁勤政則欲如天之健溥愛無私  
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願  
誕其命億萬斯年受天之祐矣列聖相傳以為家  
法至於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法  
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

而觀之則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  
已畢陳于前矣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揚雄曰  
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  
以人占天也苟德修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川  
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  
曆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况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隸  
秘書不過歲時點檢鐘鼓而已政事或闕于下災  
祥或見于上彼何預焉堯舜遠矣羲和固難復置  
以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近臣如神



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禮設或躔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弗迷熒惑退舍可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臣願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此亦復古格天之一端也

三曰崇儉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曰節用而愛人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頌魯僖公能修伯禽之法先及儉以足用次之寬以愛民夫聖人方論愛民乃首言節儉者蓋不儉則用度不足則必重斂于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矣臣恭聞陛

下儉約出於天性今發政之初必將如漢文帝示淳朴為天下先而臣尚以為言者蓋自南渡以來疆土未及承平之半悉中外之貢輸奉三宮之榮養自當有增而無損至於既養州郡之兵又聚屯戍之兵又厚添差不釐務之祿視祖宗時所入彌寡所用彌多東南民力安得不困徃者京官選人憚于作邑正為財賦難辦爾邇來州郡亦以不辦為憂嚴于催科巧于措畫僅乃有濟陛下雖懷愛民之意何自而行臣願因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費損之又損如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月五日集  
奏議卷三十一  
九  
儉然後上行下倣其效可觀至于民力之盈虛州里之貧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監司守令乃能詳知欲望申詔諸路各陳所部凡可省費而裕民者指事申明限以半年之上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寔惠徧及於天下不為虛文舍是則雖詔旨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牆壁而已

四曰久任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以久任為先鯀堙洪水汨沉五行堯猶待其九年然後易置暨舜亦以三載考績九年然後黜陟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粵自漢唐以迄于今論者孰不以是為

急務固無待于縷進只如本朝文彥博年過九十更事最多當元祐二年輔哲宗初政累上言謂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今聖主臨御詢事考言竊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抑臣偶有管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請不資凋耗郡計最為大弊其尤可慮者川廣小郡廂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送舊往往別作名色盡數差撥遠者一年近或半歲奔走道路廢其閱習平時既已傷財緩急又將誤事若皆任滿猶且庶幾其間偶有事故則歲中一再



如此何以堪之臣意欲朝廷將川廣小郡迎送在  
千里之外者別無區處或就所過州郡隨其川陸  
應副舟車逐節交替所費度不甚多其本處迎送  
止以鄰境為斷一則大省借請二則不妨備禦然  
須所過州郡體國奉公乃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  
可辦又當別作措置願付議臣審詳利害使之悠  
久可行免至輕于出令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易  
或令因任舉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張善無以  
加矣

右謹錄奏聞謹奏

申省狀劄

附

看定羅源縣寺觀爭田回申

乾道六年三月除閩憲日

今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付下福州羅源縣仙苑院住  
持僧智權與本縣天慶觀爭競田土一宗文案契書文  
簿令其看定尋拖照得除戶禮部前後定奪申都省及  
行下本路並將上件田土給還仙苑院外今却緣尚書  
祠部檢準建炎二年正月九日指揮應崇寧後來寺院  
改為宮觀者除天慶觀外並改正給還既有除天慶觀  
外之文竊恐官司未免疑惑又緣羅源縣舊自有天慶  
觀政和八年御筆指揮止係將仙苑院併入即非創改



仙茆作天慶觀其仙茆院若引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  
十二日御筆手詔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指  
揮及建炎二年改正給還指揮亦不為無理但仙茆院  
除繳到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初四日羅源縣給還公據  
外經今近三十年其間知府莫尚書分撥一半田土及  
日近福州知錄定奪事由並無文案可以照證合要見  
羅源縣天慶觀前後所陳事理及官司所給文據一就  
看定免憑偏詞却致引惹爭訟緣其未到本路無緣取  
索須至回申者

右件僧智權一宗文案契書文簿等謹具狀繳連申尚

書省伏候指揮

乞正上尊號禮儀劄子 乾道六年

某伏觀已降指揮加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  
皇后尊號緣上件典禮事大體重參酌援據貴于得宜  
謹按唐大詔令凡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百官上表  
陳情謂宜參用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候指揮  
十一月十四日三  
省同奉聖旨恭依

乞放歸正并從軍下班祇應年七十人添差狀

乾道七年六月兼權兵部侍郎日

契勘本部不住有歸正并曾經從軍下班祇應年七十



以上人陳乞添差參部緣有宣和舊法東西班不堪披  
帶殿侍逐班祇應年七十聞奏放停內有戰功人取旨  
安排是致一例不曾放行竊詳宣和以前未有端正及  
揀汰離軍之人止謂在班年及七十不堪祇應故有放  
停之法即與今日優恤端正及從軍人事體不同况大  
小使臣校副尉年七十以上目今並許添差參部若不  
許下班祇應注授差遣委實不均欲望特賜指揮將歸  
正并曾經從軍揀汰下班祇應年七十以上人依大小使  
臣及副尉見行條法放行注授合入添差：遣其東西  
班見今應奉并吏職不曾從軍之人自依舊法施行庶

幾有以激勸忠義不至失所奉聖旨依

申明試賢良日百官常起居狀乾道七年十月

契勘本部昨條具冊試賢良方正內一項合侍立官從  
閣門檢照殿試進士儀注斟酌施行緣閣門數十年來  
未嘗行過上件儀注無憑斟酌止檢會到殿試進士見行  
合式御試舉人日諫議大夫侍制以上并侍御史秘書省  
正字以上并貼職省試發解官並殿門外祇候宣召即  
入宣和舉官點檢試前五日內告報仍闕尚書省唱名  
起居祇候官今來初復制舉事體至重當皇帝正殿臨  
闕報准此起居祇候官今來初復制舉事體至重當皇帝正殿臨  
軒之際而群臣畧不朝謁止族立于殿門之外於事體



實為未安今欲斟酌是日駕坐文臣常參官以上及考試六論官并貼職及秘書省官並令常起居訖依舊就殿門外祇候宣召即入乞下閣門照應施行候指揮月

二十九日  
奉聖旨依

乞給札就李丙抄丁未錄狀 乾道七年

契勘國史院見修四朝國史緣歲月深遠文字散逸首尾衝決考證甚艱今聞右修職郎監臨安府都鹽倉李丙樂于收書勤於考古嘗纂丁未錄卷帙浩瀚起治平之末迄靖康之元其間議論更革往編年該載殆將備史氏之闕欲望朝廷特降指揮許給札就丙抄錄知

見得其書果可以稽考四朝未盡事迹即從本院保明量加旌擢不惟有助大典亦足為學者之勸候指揮一十

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其合用紙札照內府應副

禮部看詳舉人押走字韻為上般狀 乾道八年  
二月

準都省批下白劄子省試前場人照對賦題官韻有字內走字係是上聲子口切一音却點作則候切入在去聲今來場中士子多用杜牧注孫子序猶盤中走圍之走盤之句押走字韻其出處寔無音釋委合如字於上聲韻內押兼西漢蒯通傳載猶如阪上走圍亦無音釋凡經傳無音釋者並只如字顯見合從上聲如字押



用分明伏乞特賜牒送貢院詳酌考校施行伏候指揮  
 後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檢照禮部韻略上聲走  
 字不訓其義去聲走字注云疾趨也緣禮部往：本於  
 廣韻按廣韻上聲走字注云趨也去聲走字注云趨也  
 既皆訓趨則義亦相通今見行禮部韻如防探字之類  
 平側異音被視之類上去異音元祐間看詳許隨韻通  
 押若有獨音方從本音今來舉人所用盤中走圈之走  
 坂上走圈之走既廣韻皆訓趨如出處無獨音自當依  
 見今禮部韻所載元祐已行條制隨韻通押今看詳如  
 得允當乞下貢院照應施行候指揮

乾道八年二月一日札下禮部貢院

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  
 仍榜試院門聽諭

與廟乞追錄為燁行誼仍官其一子

乙未眾從官議

定既簽書會有異議者遂不曾上

某等竊惟褒廉遜抑躁競國家方以是風曉在位士夫  
 稍知勸矣其有行誼雅為眾推不幸位未稱德齋志以  
 沒又能表而出之以示不忘則於垂勸不既大矣乎伏  
 見故國子祭酒芮燁德配前修文高當世恂：自守初  
 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誼據正有不可奪之志  
 故相秦檜時常因賦詩為宵人所誣捕逮繫獄流竄遠  
 地怡然累歲畧不自明太上嘉之召為學官館職旋擢



臺察已而出使東廣節操彌勵凡舊例供餽積至數千緡潛輸公帑歸過曲江頌<sup>稿</sup>郡縣吏之乏月給者和不違衆清不近名大率類此聖上簡知自司業升祭酒經明行修多士敬服玉音嘗諭宰臣令置侍從會燁移疾優進書殿奉祠而去兩學生員祖道者千計觀瞻莫不太息按祭酒從四品序位在太常宗正祕書少列之上使燁粗為子孫計必未引去：總累日止用本官休致得恩澤一名今其子三人二為白丁深可矜憫况燁初除司業在乾道五年八月家于湖州一昔可至是時官已起比遇郊禋不及者兩旬恬于榮利近世罕見其比欲

望朝廷特與敷奏進錄衆美還官一子使天下知聖朝尊賢厲俗獎善律貪不間存沒書之史冊不亦美乎

兵部申明交趾襲封事 淳熙六年

檢照本朝待交趾李公蘊李德政使事初封郡王次封南平王逮其身故即贈侍中追封南越王昨淳熙元年朝廷嘉李天祚守藩歲久貢職時修建國安南以示褒寵然安南在唐止是一府而南越在漢所統不一今若追贈侍中南越國王既不失祖宗舊典又可增大近歲封國之命所有李龍翰襲封一節按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平王李乾德薨其子陽煥嗣立建炎二年



有司討論請候本國乞降封拜表奏到日即依自來條例以真命十一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直至紹興二年三月方降制授陽煥靜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特封交趾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制詞有云曠言嗣二十六月陽煥薨其子天祚嗣立八年三月亦降制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特封交趾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制詞有云曠言嗣子初襲提封遠勤就望之誠請繼藩宣之舊又云王靈已被戎事毋忘緣金革以奪情宜墨線而涖政今來李天祚既于淳熙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薨其李龍翰若請命于朝即將來合依陽煥天祚例授以封爵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

禮部申明李浚追服事 淳熙六年

本部近據從政郎新高郵軍司理龐師求狀稱自小過房在親叔位下除本生父及所生母身亡已解官持服外今來本生嫡母身亡未審合與不合解官持服乞檢坐條法告示本部檢準乾道重修服制令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若庶子為後者為其母亦解官申其心喪

紹興令同

今來龐師求嫡母身止正是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合行

解官分明尋下太常寺取索前後體例據本寺檢到隆

興二年刑部符備坐右奉議郎李浚狀元係李若禎庶

子過房在伯若水位下今來嫡母徐氏身止合與不合

解官當時下大理寺指定大理寺稱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亦解官申其心喪注稱皆謂生已者李浚既不係徐

氏所生不合解官本部竊詳服制今既載前項解官申

其心喪又云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然

後注皆謂生已者五字蓋謂所生母或為父所出或父

死而改嫁義雖斷絕然生育之恩不絕故令申心喪與

上文為其父母解官自是兩項不相干涉兼在法嫡繼

慈養改嫁或歸宗尚須經三年以上斷絕然後不解官

豈有嫡母在堂偶因為人之後遂不解官之理今李浚

本生嫡母初未嘗為本生父所出又未嘗改嫁而大理

寺却節去母出及嫁以下十五字而移注文皆謂生已

者五字于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解官申心喪之下則是

嫡母之在堂與夫被出改嫁者更無差別背違法意何

以示訓欲望朝廷批送勅令所更切看詳其徐氏原係

李浚嫡母不曾被出及改嫁浚合不合解官如合解官



乞下吏部勒問本八徐氏身止之後如未曾解官申其  
心喪即今日下改正依條施行免致將來有司一向引  
用誤行之例有害名教所有龐師求事體與浚正同自  
合解官本部見欲具條告示外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

乞令勅令所釐正勳封條法

淳熙七年三月

某竊見本朝舊制文武官有勳有封自上柱國至武騎  
尉十二等勳也三公侯伯子男食邑食寔封也政和三  
年春加勳並罷而見今司封却依舊將勳封衮同立法  
謂如諸衛大將軍勳一轉食邑三百戶諸衛將軍至率  
府副率勳二轉已至護軍一轉食邑二百戶之類吏輩

多不通曉奉行之際或與或否往：失當近準都省批  
下大宗正司申脩坐右千牛衛將軍不諤率府率大遼  
等十人狀該遇淳熙六年明堂大禮乞依赦加恩而司  
封疑執勳一轉二轉及已至護軍之文未敢放行謹按  
三朝國史志職官第七載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副率  
以上有封又兩朝國史志職官第大宗室副率以上初  
加恩加二百戶今來不諤等十人正應封格又曾陪祠  
兼錄到建炎三年二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天水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士赫特授右千牛衛將軍進封開國  
子加食邑三百戶制書乃知中興初固未嘗廢特近行



耳今乞朝廷特賜施行仍送勅令所分別勲封釐而正之候指揮

劾方季隨改官

淳熙七年參知政事日

吏部奏鈔迪功郎方季隨用前任廣州番禺縣尉日獲賊賞改承務郎照得本人任縣尉日曾權廣州新會縣事半年之間囚禁決撻百姓過當因而致斃者十五人數內官名三日內兩次科斷其餘或因縋吊或因考訊並皆責出身死又有孕婦阿黃因追其夫不出一併決大小杖四十下緣此墮胎并縱容親知交通關節營私牟利科罰民戶錢物私置文歷差防縣禁軍幹當

私事不公不法甚多具載本路提刑詹儀之按章及勘官林士美奏案之中雖經赦宥朝廷以其情理重害於淳熙六年八月初五日奉聖旨特勒停仍展三期叙終及一月偶值明堂赦恩便得叙復今又用本任賊賞改合入官不惟大段僥倖兼自來官員因公事決撻人邂逅致死或刑責稍過往坐以用刑慘酷永不注授親民據方季隨慘酷如此考功格法終身不合升改為係酬賞有司一切不問今若放令改官便當正注知縣副至守倖其為民害何可勝計緣本人係已引見改官之人未敢退鈔下部

七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方季隨改官指揮更不施行



奏議卷第十二 終





